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三葉集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三版

三葉集

定價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DF 58/05

“Kleeblatt”是白华，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拢来的。写信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我们三人，虽两在海之东，一在海之西，在海之东的，又在东京湾的上面，一在博多湾的旁边，然而凭着尺素书，精神往来，契然无间，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

我于今发起把这些信，都为一集，发表出来，颜曰 Kleeblatt。

Klee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系一种三叶藿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 Kleeblatt 结合了。

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 Werther's Leiden，Goethe 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 Fieber 大兴一 Kleeblatt 出后，吾国青年中，必有

田 序

Kleblatt Fieber 大兴哩！

田|汉序。

二

诸君！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本小册子？我们刊行这本小书的动机，并不是想贡献诸君一本文艺的娱乐品，做诸君酒余茶后的消遣。也不是资助诸君一本学理的参考品，做诸君解决疑问的资料。我们乃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请求诸君作公开的讨论和公开的判决！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范围很大；简括言之，就是「婚姻问题」；分开言之，就是：（一）自由恋爱问题；（二）父母代定婚姻制问题；（三）在这父母代定婚姻制下底自由恋爱问题；（四）从这父母代定婚姻制和自由恋爱两种冲突产生的恶果，谁负其责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刊行这本小书最后的目的，请社会诸君不要辜负我们的盼望啊！

白华序。

Zwei Seelen wohnen, ach! in meiner Brust,  
Die eine will sich von der andern trennen,  
Die eine haelt, in derber Liebeslust,  
Sich an die Welt mit klammernden Organen,  
Die andre hebt gewaltsam sich vom Dust  
Zu den Gefilden hoher Ahnen.  
O gibt es Geister in der Luft,  
Die zwischen Erd' und Himmel herrschend  
weben,  
So steigt nieder aus dem goldnen Duft  
Und fuehrt mich weg zu neuem, buntem  
Leben!

两个心儿，唉！在我胸中居住在，

人心相同道心分开：

人心耽溺在欢乐之中，

固执着这尘浊的世界；

道心猛烈地超脱凡尘，

想飞到个更高的灵之地带。

唉！太空中若果有精灵

在这天地之间主宰，

请从那金色的霞彩中下临，

把我引到个新鲜的，绚烂的生命里去来！

沫若自歌德之「浮士德」中译出，即以代序。

## 三叶集

寿昌兄：

我又多日没有同你通信了。但是我常时冥想你在那里读书做文做诗，一定很乐，比我要好多了。我现在烦闷的很，无味得很，上海这个地方同我现在过的机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开展，情绪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要不是我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我真要学席勒的逃走了。

但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

我已写信给他，介编他同你通信，同你做诗伴，你已知道了么？我现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我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你看，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和诗才了。（我还有上封复他的信，也写给你看。）

你寄来的文很长，我还没有细看，预备等登出后再看了。现诗号因篇幅太多，改分作两期登。听说你有两封极优美的信给仲苏，也只好等登出后再看了。李氏兄弟你常看见么？漱瑜女士好么？你近来心中有什么灵奇的感觉写给我听么？

白 华

沫若先生：

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诗，非常欢喜，因我同你神交已许久了。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



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只是因为平日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学，常常在「直觉世界」中感觉自然的神秘，所以虽偶然起了这种清妙幽远的感觉，一时得不着名言将他表写出来。又因为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所以有许多诗稿就无形中打消了。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你许可么？

沫若，你有「typical」的天才，我很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这是我很热忱的希望，因你本负有这样天才，并不是我的客气。

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你若愿意抽暇去会他，我可以介绍。（就

这封信去，我们的交际是专重精神，不要形式的。）

今年学灯栏中很想多发表些有价值的文艺和学理文字。你能常常投稿么？你一共有新作，就请寄来。

宗白华。九，一，三日

沫若先生，

前函当已到了。你的诗已陆续发表完了。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 Natur 的清芬。你是一个 Pantheist，我很赞成。因我主张诗人的宇宙观有 Pantheismus 的必要。我不久预备做一篇「德国诗人歌德 Goethe 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想在这篇中说明诗人的宇宙观以 Pantheism 为最适宜。要请你帮忙。供给我些材料。

我请你做几首诗，诗中说明诗人与 Pantheism 的关系，做我那篇文前面的引导或后面的结束。你看如何？但我久已不做文学的文字，还不知道这篇东西能否将我的思想写出呢！

白 华

白|华|先生：

我的诗真是你所最爱读的么？我的诗真是可以认作你的诗的么？我真欢喜到了极点了！只是你说：你有许多诗稿无形中打消了。我又很替我可惜起来，因为我想你的诗一定也是我所最爱读的，你的诗一定也是可以认作我的诗的。我想凡是艺术家对于他自己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如象慈母之爱抚其赤子的一般，会要加以十分的爱惜的。你却何以那样地冷酷，那样地暴殄，或者你是取的独乐主义，不

肯披露出来安慰我们的吗？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每逢遇着这样的诗，无论是新体的或旧体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国的或外国的，我总恨不得连书带纸地把他吞了下去，我总恨不得连筋带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诗一定是我们心中的诗境诗意底纯真的表现，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诗，好诗，你何苦要那样地暴殄，要使他无形中消灭了去呢？你说：「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定要做诗。」这个自然是不错的。只是我看你不免还有沾滞的地方。怎么说呢？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我想你的诗一定也不会是「做」了出来的。Shelley 有句话说得好，他说：A man can-not say: I will compose poetry. Goethe 也说过：他每逢诗兴来了的时候，便跑到书桌旁边，

将就黏着的纸，连摆正他的时候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我看歌德这些经验正是雪莱那句话底实证了。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底离骚，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李杜底歌行，但丁 Dante 底「神曲」，弥尔顿 Milton 底「乐园」，歌德底「浮士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底国风，王维底绝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翁底歌句，泰戈尔底「新月」。这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Rhythm）。

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硬如歌德所说连擦正纸位的时间也都不许你有。说到这里，我想诗这样东西倒可以用个方式来表示他了。

诗 = (直觉 + 情感 + 想象) + (适当的文字)

Form

Form

照这样看来，诗底内涵便生出人底问题与艺底问题来。Form便是人底问题，Form便是艺底问题。归根结底我还是佩服你教我的两句话。你教我：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底构造」。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你有这样好的见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诗一定是好诗，真诗。我很希望你以后「写」出了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该发表出来安慰我们下子呀！

可是，白华兄！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你说我

有一~~種~~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 Goldsmith 还堕落，比 Heine 还懊恼，比 Baudelaire 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潜潜地流了些眼泪。我从前也做过些旧诗，我且写两首在下面，请你看看。

### 寻死

(四年前旧作)

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叹。画虎今不成，乌狗天地间。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洑澜。

### 夜哭

(三年前旧作)

忆昔七年前，七妹年犹小。兄妹共思家，妹兄同哭倒。今天我之涯，泪落添分晓。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妇未

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

春寒

(去年作)

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啾啾未能谈。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

白华兄！象这样的诗，恐怕你未必爱读；象这样的诗恐怕未必可以认作你的诗呢！「寻死」一首，除曾慕韩兄外，没有第三个人看过。慕韩兄他知道我。咳！我不忍再扯些破铜烂铁来，扰乱你的心曲了！

我前几天才在朋友处借了「少年中国」底第一二两期来读，我有几句感怀是：



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

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

一个个如明星在天。

我独陷没在这 Stryx 的 amoeba，

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

咳！我禁不着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

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以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真是连 amoeba 也不如了！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究是个幻想罢了！

田寿昌兄正是在「少年中国」里会识着的。他早那样地崇拜 Whiman，要他才配做「我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呢！福冈离东京很远，要坐三天的火车，所以我不能去拜访他，可是我今后当同他笔谈，把你所告诉我的话一一传达给他。

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 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象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歌德。

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 Pantheism 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底 *Kineisch* 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洁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底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我常希望我们中国再生出个纂集「国风」的人物——或者由多数的人物组织成一个机关——把我国各省各道各县各村底民风，俗谣，采集拢来，采其精粹的编集成一部「新国风」；我想定可为「民众艺术底宣传」「新文化建设底运动」之一助。我想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究是凿柄不相容的。话太扯远了，我再回头来说孔子。我想孔子那样的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从赞美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其大则天」；从轻视他

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我看两个评语都是对的，只看我们自己的立脚点是怎样，可是定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祖」，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底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歌德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博学而无所成名」底地位。他是解剖学底大家（解剖学中有些东西是他发现的），他是理论物理学底研究者（他有色素底研究，曾同牛顿辩论过来），绘画音乐无所不通，他有他 *Konkursordnung*（破产法条例）底意见，他有政治家和外交家底本能和经验，*Lavater* 与 *Knebel* 都称赞他是个英雄，便是盖世的伟人拿破仑一世也激赏他是 *Voltaun homme*，他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有他的教育学，他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艺的先河……他这个人确也是最不容易了解的。他同时是 *Faust*, *Gott*, *Uebermensch*，他同时又是 *Mephistopheles*, *Teufel*, *Hund*。所以 *Wieland* 说：“*Goethe wuerde*

darum verkannt, weil so wenige fähig seien, sich einen Begriff von einem solchen Menschen zu machen. 我看他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到孔子身上的。Wieland 又说，Goethe 是一个“Menschlichste aller Menschen”。他这名称似乎可以译成「人中的至人」，可是他的概念终究还是不易把捉的。可是他比我国底「大诚至圣先师」等等徽号觉得更妥当着实些。歌德是个「人」，孔子也不过是个「人」。孔子对于南子是要见的，「淫奔之诗」他是不删弃的，我恐怕他还是爱读的！我看他是主张自由恋爱（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圣人不禁）实行自由离婚（孔氏三世出其妻）的人！我看孔子同歌德他们真可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们的灵肉两方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孔子底力量「能拓国门之关」，他决不是在破纸堆里寻生活的 *Buecherwurm*，决不是以收人余唾为能事的臭痰虫！

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

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底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底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这些话自然是要望你指正的了！）可是我想哲学中的 *Pantheismus* 确是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不满足那 *upholsterer* 所镶逗出的死的宇宙观的哲学家，他自然会趋向到 *Pantheismus* 去，他自会要把宇宙全体从新看作个有生命有活动性的有机体。无论什么人，都是有理智的动物。无论什么人，都有他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诗人虽是感情底宠儿，他也有他的理智，也有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那么，自然如你所说的：「诗人底宇宙观以 *Pantheismus* 为最适宜」的了。（你这「宇宙观」当中自然是包括着「人生观」说的了。）所以你要做的「德国诗人歌德底人生观与宇宙观」我真是以先睹为快的呢！歌德虽说不是个单纯的诗人，可是包围着他全人格的那个 *Strahlenkranz* 中，诗人底光彩是要占一最大部分的了。

歌德底宇宙观和人生观我虽不曾加以精密的分析，具体的研究，可是我想他确是个 Pantheist。他是最崇拜 Spinoza 的。他早年（二十四岁）的时候，无意之中，寻出了 Spinoza 底书来读了一书名他虽不成说出来，想来自然是 Spinoza 底 Ethica cum geometricum 了——他大大地欢喜，他说他再不曾感受过那种精神上的慰安和明快。这段事实叙述在他自叙传 Dichtung und Wahrheit 底第四部第十六卷中。此书可惜弟处没有，不能把歌德自身的话写出来，真是抱歉。斯宾诺莎的 Ethik，我记得好象是 Hoffding 底「近代哲学史」底评语，说他是「一部艺术的作品」是一部 Drama。我看他这句话正道着「诗人底宇宙观以 Pantheism 为最适宜」底反面。斯宾诺莎时 Pantheist，是不用说的。歌德受了斯宾诺莎底感化，也是一种既明的事实。所以你意想中的歌德，和我意想中的歌德是相吻合的。只是我对于歌德底作品，许未曾加以详细的研究，精密的分析，有你的研究论文快要出

现，可不令我快活欲死么？我想歌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地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

要我做「说明诗人与 Pantheism 底关系」的诗，白华兄！我实在是不敢献丑了。我看这类的诗，泰戈尔英译的 A hundred poems of Kabir 中，首首皆是，尽可以尽量地引用。我最近复把李太白诗集来读，把他「日出入行」一首用新体款式写了出来是：

日出东方隈，

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



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行终古不休息，

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

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与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

汝奚汨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诬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

浩然与溟滓同科！

这样地写出来，他简直成了一首绝妙的新体诗。你看他这诗颇含些科学的精神；他虽不知地球绕日，他却想象到地是圆的，他不相信神话传说，他只皈依自然。我尤爱他最后一句，你看是不是「我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Substantia sive deus, deus sive natura」呢（本体即神，神即万汇。）？

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他相依为命了。我国新文化运动底出版物，除了学灯而外我一种也没有，我没有多钱来买。

我们现在正在组织一个「医学同志会」，想把我国底不合理的旧医学（至少有一大部分是不合学理的），迷信旧观念，积病旧社会来打破，推翻，解放，改造，发行一种「医海潮」底杂志，把新医学底精神来阐明，宣传，公开，普及，以达我们救济全人类社会的目的，以营文化运动底一项「分功」。可惜我们的同志很少，资本也没有，我们的经营一时还未能具体的表现，若是表现了的时候，那我更不能多做专门以外的文字了。

总之我是最爱学灯的人，我要努力，我要把全身底血液来做「医海潮」里面的水，我要把全身底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我不再写了。请了，请了！再谈罢！

郭沫若。九，一，一八。

沫若先生：

你的长信我回环读了几遍，欢喜感激的了不得。因我的思想，我的学识，我的见解，有几多的良朋同我相同，或且远超过我，但我深心中的感觉，个性中的灵知，直觉中的思想见解，要以你同我最相近了。所以一读了你的诗，就以为也是我应该做的诗，你做了不啻代我做了，欢喜的了不得。以为有一部分的我已经实现了，我可以尽力实现别的部分的我了。

以前田寿昌在上海的时候，我同他说：你是由文学渐渐的入于哲学，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开始在文学了。因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出的，所以我认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我看我们三人的道路都相同）但我现在的心识总还偏在理解的一方面。感觉情绪也有些，所缺少的就是艺术的

能力和训练。因为我从小就厌恶形式方面的艺术手段，明知形式的重要，但总不注意到他。所以我平日偶然有的「诗的冲动」，或你所说的 *Inspiration*，都同那结晶界中的自然意志一样，虽有一刹那顷的向上冲动，想从无机入于有机，总还是被机械律所限制，不能得着有机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的 *Form*) 化成活动自由的有机生命，做成一个「个体生流」的表现。我正是因为「写」不出，所以不愿去「做」他。

你对于歌德的观念同我一样，所以我们的思路极相同，也不足怪了。我那篇「歌德宇宙观」极难下笔，我这里歌德的书又极少，我又没有详细的研究精密的分析，将来只好就我自己所直感的写了出来，以待他人的校正罢了。

你在东岛海滨，常同大宇宙的自然呼吸接近，你又在解剖室中，常同小宇宙的微生物接近，宇宙意志底真相都被你窥着了。你诗神的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啊！

夜已深了，无限的情绪已同这漫漫的黑夜化入朦胧境界了，我们再谈罢！

你的旧诗，你的身世，都令我凄然，更不忍再谈他了。

宗白华·九，一，三十夜。

沫若兄：

你的凤凰正还在翱翔空际，你的天狗又奔腾而至了。你这首诗的内容深意我想用 Panhdistische Inspiration 的名目来表写，不知道对不对？你的自然环境我羡慕极了。我在这里，既没有自然的美可接近，又不能深入社会的中心，窥人性的表现，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真有点烦闷，只还有拿文学名著来翻读，昨天也把 *Kehari* 读了一遍，很愉快，他那后段描写的 *Resignation*，给了我一种解放超脱的安宁。我现在也正渴想到一个寥无人迹的森林中去，忏悔以前种种无意识的过外

的热望，再来专心做一种稳健的适宜的狭小而有实效的小事业。（我又读了「Frensser's Yolon Uhe」，也极好。你看过么？我现在极爱读这类小说，因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今天又偶然翻 Faust 来浏览，他那 Prolog im Himmel 真好极了。你愿意把他译出来么？可试验一下。若译了出来就好极了。我预备做的「歌德人生观与宇宙观」真不容易，还不晓得怎样下笔，我这里又没有什么书参考，全靠我的直觉，及在 Faust 同他的小传自传中搜集证据，所以能够做出一个什么东西，还不得而知呢！

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象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粉饰他。我现在这里德文书籍极少，不知日本已有新书到否？我很想买些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书，请你替我留意一下，看见有可买读的书，就告诉我来买，

不过福冈那里恐怕也不能调查得多少了。夜深了，再谈！

白华。九，一，七。

沫若兄：

你五日的信又收到了。我记得前几天曾给你一信，大约也到了。你把你的意思又详细抄了一遍给我，真感激的很。你那封长信我竟不得你许可就发表了。当不怪我罢。因我想诗人是世界上第一讲真诚的，没有不可公开的文字的。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疑问」一篇还好，没有此病。）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味



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象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这都完全是我直觉的感想（实在告诉你，我平生对于诗词的研究简直没有做过，我从来没过想做诗的心，对于文学诗学的见解全凭直感，不能说出实在的根据）你觉得怎样，请你把自己的意思也老实地告我，我这偶然的感覺恐靠不住。我昨天做了一篇「新诗略谈」，全是我直觉中的见解……我反对直觉，而我自己实在是个直觉家，可笑。……我向来读的是哲学科学的书，对于文学诗词纯然当作消闲解闷的书，然对于他们发生的直觉感想独多，也很奇怪，此所谓中国人遗传的文学脑筋了。不过我平生深心中的快乐还是在此。所以我那句打破文学脑筋的话是对那中国旧式文人头脑的流弊……笼统，空泛，武断……而言。我那「新诗略谈」中对于「诗」下的定义

太泛了。（散文包括在内）你愿替我改一个确当点的么？

时珍来，把你们从前闹的事告诉我了。我想人孰无过，少年时，乘一时感情，尤易做出越轨的事，我向来以为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忏悔了，又做些好的事业，那就抵消了。人类都是有过的，只要能向上的改造，向上的冲动，就是好人了。时珍也是这个见解，他见你那长信很受感动，所以他对你的将来有无穷的希望啊！

白 华

沫若先生：

今天早晨在吃饭的时候，接了宗白华兄一封信，副了二三张时事新报的学灯栏。我许久没和他通信，得了他们这一卷的琼瑶，又可以消我好几天的岑寂，已经喜欢的很。看到他那封信中间说：他近有一种很可喜的物体，可减少他无限的烦闷，

给他许多的安慰。就是他又得着一个象我——他信上是这们说，究之我能象先生与否又一问题，——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又说：他已写信给你介绍和我通信，同我作诗伴。问我知道了么？又说：他现在把你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给他的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我看。看了，便可以知你的为人和诗才了。又说：他还有复你的一封信，也写给我看。

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我便先要和你订交——那怕是你不肯下交我这样的蠢物。——又何况有白华兄这样的珍重介绍呢。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今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欢，如何不算幸福呢！我还告诉你几个：梅园先生是我的「知己舅父」；易漱瑜女士是我的「知己爱人」；我又要特别介绍的，便是「意坚识著，百苦不回」的易克勤夫人我的母亲。我这个「弱点的集团」

「蒙稚心的所有者」包围在这个百花齐放的乐园中，也大有萌动昭苏的希望，和生  
活的意义与价值！

我看了你的给白华的长信了。真论的透彻。我觉得有了你这篇诗论，我那几万  
字的「诗人与劳动问题」都可不作。

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诚  
之一字，在新伦理也好，旧伦理也好，都是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我看见自来的人伦  
上的关系现象，多半是朝欺其野，父欺其子，夫欺其妇，兄弟欺其兄弟，朋友欺其  
朋友；做其民，其子，其妇，其弟，其友的，又转以欺其关系者，人我相欺几使人  
疑世界上没有一事是真的。譬如现在的什么新运动，新人物，有许多不真面目的地  
方，使人觉得中国还未易乐观的。新人物中间，浮嚣者多，真挚者少，所以真可靠  
的很少。现在的士风，又太容易推许人。庞士元十中得一心思，未尝不好。然而

坚使自欺欺人者多，却是很大的弊病。记得黄日葵兄依马鹤天先生的介绍与汉订交的时候，他从南京旅次来一封信，称我为「模范少年」，恭维的我无地自容。我便写信告诉他以我个人的真相。那时知我最甚爱我最深责我最力的，便是我的舅父梅圆先生，我便将他评我的话，和他人评我的话，我自己解我自己内部生活之现状，老老实实的告诉他，而附了我旧作的诗给他。我说：「你要交我，我只是这么一个「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范少年」的田汉，不知道多少远。劝你还是不交我的好。我自己不好，已经痛苦。加上你若识破我的元身，消灭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么我更痛苦了。你若不弃这个不良少年，便请你时常来匡正我，督责我。你也不至于失望。我也不至于惶愧。」后来我和日葵的笔和口的谈话，都是人格公开。就是和其他的好友相交，也是一样的。到也使我的心中减少了许多不安。至于我的爱人，他是与我自小儿一块同长大的。后来又常遣函札，去年暑假我回国去，

便和他同到东京来读书。我和他的性质，习惯，家庭的事，交际的事，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豫想我将来或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我们距结婚的时间还远着呢！

你给白华的论诗的信，正好象我和日葵订交的信，真算是真善美的萃点啦！——我的信却算不倒——你这样真挚优美的人，我如何不爱！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诗友，做扶我这个醉人的扶者。

沫若先生！你的「凤凰涅槃」的长诗，我读过了。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

「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New Ego啊！Romain Rolland 所描写的 John Christopher 最后说：“Lord, art Thou not displeased with Thy servant? I have done so little. I could

do no more…… I have struggled, I have suffered, I have erred, I have erred, Let me draw breath in Thy Father's arms. Some day I shall be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 我们的生涯总是「受了一次生为一次战斗」之后，便 ‘shall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 哩！我既没有学问，又不晓得做什么诗——虽说也学过几首——却承你过望，望我做「中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这却大不敢当。我将来或者能做几首诗来慰藉你请你改订，或者也能做一个不十分虚伪的人，以期不负诸师友的厚望啊！望你常写信来教督我，把我当你的弟弟一样好吗？春假来东京吗？

田汉。九，二，九。

寿昌兄：

我们学校里每天的功课，自午前八钟起，至午后四钟止，午前讲义，午后实习，

从早到晚莫有点儿余暇。到午后放学回寓之后，脑筋里留着的莫有什么，只有些——倦怠罢了。可是我今天真是幸福，我早晨上学去的时候，接到宗白华兄给我的一封信，我早愉快个不了，我午后课毕，我又接到你的惠书——哦，寿昌兄！我心头的快活只好请你替我想象出来，我实在是寻不出句适当的话来表示他了。寿昌兄！我真对不着你，我更对不着白华了！白华兄最初给我的信，早是前月中旬的事了，他信中说：他有个朋友田汉，对于欧美文学很有研究，同我很能同调——我也要仿照你的笔法了，白华虽是这么说，究竟我果能与你同调与否，还是一个問題——他愿我二人携手做东方未来诗人。他第一封信替我介绍了，他接着又在第二封信上催说道：「寿昌你会着没有？……你若见了他，可托他把新诗佳作，多寄点来！」接着又来第三封信，他说，你从前在上海的时候，他曾经同你说过的，你是由文学渐渐的入于哲学，他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了。他又说，「我们三人的道路都相



同」。白华既这么厚爱我，这么殷勤的替我介绍好朋友，我从前又读过了你在「少年中国」上介绍 Whittman 的一篇快文字，和几篇自由豪放的——你的诗题我虽忘记了，我的读后印象确是「自由豪放」这四个字，或者批评得不恰当，也未可知——新体诗，我早已渴慕你个不了。假使我是个纯洁无垢的少年，我无自惭形秽的一段苦心，便使莫有白华的介绍，我定早已学了毛遂自荐，跑到东京来拜访你了。可是，寿昌兄！噫！我自家造出的罪恶终究在我二人当中做就了一座飞不可越的城郭。我同白华兄所写的信，当中所有自表身世的一节，只不过从暮霭里透出的一些远山，从面网里露出的一些眉目罢了。我现在深悔我同白华写信的时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秽处，表白了个干净，我的 romantic 的天性害了我，偏要那样吞吞吐吐地巧于自讳，自欺欺人，白华兄他毕竟是受了我的欺诳罢了！

寿昌兄！我那几首旧诗，你想来是过了目的了。待我把那些横着的暮霭撇开，

罩着的面网去掉，我把我和我的爱赤裸裸地介绍给你罢。

我的爱她名叫「安娜」。她是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的 Evangelical School 毕业了之后，她便立定志愿牺牲了她一生，在慈善事业上去。她便弃了她的家庭，由仙台逃到东京，在京桥区的能路加病院——现在是似乎已经改成国际病院了——里，充了一名看护妇。民国五年的六月，我有一个朋友陈龙骧，他进了一高之后，得了肺病，他从杏云堂转到圣路加，又从圣路加转到养生院，他是在当年八月初一便在养生院物故了的。我当时还在冈山的六高肄业，我在暑假期中，便往东京去看我友人的病。我看他在圣路加病院里医治了许久，病势只是一天革是一天的，总不见效，我才劝我的友人移往养生院里去就北里医治。我的友人他当时是已经不能起床的了。他听了我的话，我才同他同坐着一驾病人的寝台车，转了医院。我记得他睡在车中，被车轮震荡着，不断的只是干咳，他那大理石一样的惨

白的面孔一阵阵地举起桃红色的血潮来。他那两只玲珑的含着眼泪的眼睛，隐含着无限的希望，不断的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种可怜的样子，我至今——我一生终不能忘怀，他那无穷的希望究竟那儿去了呢？我的友人死了之后，他还有张影片（X光线的摄影）放在圣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时无意之中，才与我的安娜相遇。她许我影片寻出之后，会与我由邮寄来。她听说我的友人死了，她便流了些眼泪，还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是现在已经消灭了——令我肃然生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我友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她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她还腰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 Resignation 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 bitterish 的 sweetness 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臧友来，补我的

缺陷。我们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一直到十二月，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当时起了一个心想，我以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她的目的。我便劝她改进女医学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市谷的女子医学每年是三月招考，招考期间已迫，她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她可以从事准备的余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咳！寿昌兄！我终究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我前天晚上写到了上面的地方，我的头脑痛不可耐，我便住了笔，看看表时，

已经十二点钟了，我便睡了。昨天晚上想接着写下去时，因为白华又寄来几册少年中国，我饱读了一阵，又夜深了。今日礼拜，白华叫我把 Faust 中的 Prolog im Himmel 一段译出来，我在午前把他译出了，我把保留着的底稿寄给你，请你看。

我也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他姓名颢字仿吾，这个人你可曾认识么？他进的是东大造兵科，现在在「户冢町字諏访八二，月印精舍」。他是很真挚朴讷的青年。他对于诗也很有些研究。他也有些新诗的著作。他最近写信来，也说他很岑寂，莫有可以和他讨论共活的人。若是你有暇时，你能同他往来，我看是决不会令你失望的。只是他是个最朴讷的人，莫有多的话讲说的，要同他往来久了，才会知道他的性格呢！

我自身的介绍还未说完，待我再接着补写下去。

我的安娜自从被我破坏了之后，她后来也进了几个月的女医学校。只是我的罪恶，早已得了具体的表现了！她的学校生活，又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今我们的儿子早已上了三岁了。我的儿子，虽是我罪恶的表现，我看他确是个纯洁无垢的天使。

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满两岁的时候，我有首诗寿他是：

和儿！（我的儿子名叫和生）你已满了两岁了！

你这两年当中所受了的你父亲的狂怒，真是不少了！

你爱啼，我用掌打你——用力地打你，

打了之后，我又自己打自己！

试试我打痛了你没有。

象这样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和儿！你今天竟已满了两岁了！

你父亲的疯狂状态还是未改；

我昨晚诗兴来了的时候，

你也在我旁边讴吟，

我偏恼恨你那天使一样地纯洁无垢的歌声，

我骂了你不知道有好几次！

你后来沉沉地便往你母亲旁边去睡了。

和儿——我可怜的儿！

我忘记了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若是早晓得，我昨晚不该那样地苛待你。

和儿！你要恕你父亲的罪恶呀！

和儿！你受了一切的菩萨保佑，

你也可无灾无难地满了二岁了！

和儿！我望你象首诗一般自自然然地长成了去罢！

我这首东西是我随笔地和泪写成的。小孩儿比我神圣得恒河沙数倍，我配乎打他，骂他，发他的气吗？我的儿子毕竟葱俊可爱，我只望他将来的一生，不更象我一样，陷入泥淖罢了。

我的罪恶如仅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在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无可补置的余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究害了她！以下的东西，我



无容再说了。

我写了这长篇，简直好象个等待宣布死刑的死囚一样。你说要人格公开，我几乎莫有可公开的人格。你说你是不良少年，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我所以说我两人当中，有一飞不可越的城壁。象我这样的人，你肯做他的一个「弟弟」，象我这样的人也配做你的一个「哥哥」吗？请你快宣布死刑！

郭沫若。九，二，一五。

白华兄：

我昨晚写了一封信，还不曾付邮，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诸至友之厚爱。我前次所寄上的那封信，你替我

公开了，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何敢至于「怪你」呀？！我常恨我莫有 *Augustine*, *Rousseau*, *Tolstoi* 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渡呀！

—— *Den Drang nach Wahrheit und die Lust am Trug.*

歌德这句话，我看是说尽了青年人矛盾心理的。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理智要扩充，直觉也不忍放弃。这不单是中国人的遗传脑精，这确是一切人

的共有天性了。歌德一生只是一些矛盾方面的结晶体，然正不失其所以为「完满」。我看我们不必偏枯，也不要笼统，宜扩充理智的地方，我们尽力地去扩充，宜运用直觉的地方，我们也尽量地去运用。更学孟子的话来说，便是「乃所愿则学歌德也」，不知道你可许赞同我这样的意思么？

我对于诗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的罢了。所以当其才成的时候，总觉得满腔高兴，及到过了两日，自家反复读读看时，又不禁挾背汗流了。只是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天然界的现象，大而如寥无人迹的森林，细而如路旁道畔的花草，动而如巨海宏涛，寂而如山泉清露，怒而如雷电交加，喜而如星月皎洁，莫一件不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莫一件不

是公诸平民而听其自取的。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模仿自然的东西」。我看他这句话，不仅是写实家所谓忠于描写的意思，他是说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诗的生成就象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我想新体诗的生命便在这里。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再隔些年代，更会有新新诗出现了。

你所下的诗的定义确是有点「宽泛」。我看你把他改成文学的定义时，觉得更妥帖些，因为「意境」上不曾加以限制。近来诗的领土愈见窄小了。便是叙事诗，剧诗，都已跳出了诗域以外，被散文占了去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例如近代的自由诗，散文诗，都是些抒情的散文。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谐乐，

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自身本是具有音乐与绘画之二作用故。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绪的）。我看到这体相一如的境地时，才有真诗好诗出现。

诗于一切文学之中发生最早。便从民族方面以及个体方面考察，都可得其端倪。原始人与幼儿的言语，都是些诗的表现。原始人与幼儿对于一切的环境，只有些新鲜的感觉，从那种感觉发生出一种不可抵抗的情绪，从那种情绪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这种言语的生成与诗的生成是同一的，所以抒情诗中的妙品最是些俗歌民谣。便是我自己的儿子，他见着天上的新月，他便要指着说道：「Oh, moon! Oh, moon!」见着窗外的晴海，他便要指着说道：「啊，海！啊，海！爹爹，海！」我得了他这两个暗示，我从前做了一首「新月与晴海」一诗是：

(一)

儿见新月，

遥指天空。

知我儿魂已飞去，

游戏广寒宫。

(二)

儿见晴海，

儿学海号。

知我儿心正飘荡，

血随海浪潮。

我看我这两节诗，硬还不及我儿子的诗真切些咧！

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到了人类渐渐文明，个体

的脑筋渐渐繁复，想把种种的直觉情绪分化着演起来，于是诗的成分中，更生了个想象出来。我要打个不伦不类的譬比是：直觉是诗胞的 Kern，情绪是 Protoplasma，想象是 Zentrosomum，至于诗的形式只是 Zellenmembran，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

我近来趋向到诗的一元论上来了。我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说，便是在感情的美化 (refine)。艺术训练的价值只可许在美化感情上成立，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至于美化感情的方法：我看你所主张的（一）在自然中活动；（二）在社会中活动；（三）美感的涵养（你的学习音乐绘画，多读天才诗人诗的项目，都包括在这里面）；（四）哲理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条件。此外我不能更赘一辞了。

说了这一长篇几乎莫有可以收脚的地方，我还是归到我本身来收脚罢。我的诗形不美的事实正由于我感情不曾美化的缘故。我今后要努力造「人」，不再乱做诗了。人之不成，诗于何有？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说：

Art is a jealous thing. It requires whole and entire man.

Art 呀！你真是个 jealous thing，你怕不要我这样的人了！白华！你也恐怕不要我这样的人了罢？

沫若。九，二，一六夜。

白华兄：

寿昌兄的信，我已经回复了。你前函说：你看了我的旧诗，我的身世令你凄然。你说「更不忍再谈他了」。你虽然如是说，我却不能不把我来告白个干净。不



然，我总觉得欺了你，也自觉欺了我自己。你将来定会有失望的一天，我将来也不免又要另添一番悔恨。我所以把复寿昌兄的信也寄上来请你过目。

我译就了 Prolog im Himmel 之后，我便也把 Zeignung（题辞）译了出来。他这首诗最足以表示我现在这一俄顷的心理。

\*

\*

\*

昔年间曾现在我朦胧眼中的幻影，

于今又来相近。

难道说我这回会将你们把定？

我觉着我的心儿还倾向在那样的梦境？

你们逼迫着我的胸襟，你们请！

你们尽可得云里雾里地在我周围飞腾！

我的心旌感受着青年时代的摇曳，

环绕着你们行列的神风又来摇曳我的心旌。

你们带着些幸福时代的写生，

和些可爱的虚像一并来呈，

初恋的钟情，初交的友谊，

好象是一半忘了的古话一般模棱，

苦痛更新，

重诉说生涯中走错了的迷途邪径，

重提起那被那幸福的良辰欺骗了的善人名，

这些善人已从我眼前消尽。

听过我前部的灵魂，

听不到我后部的歌咏，

往日的欢会已离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当年的共鸣。

我的歌词唱给那未知的人群听，

他们的赞声适足使我心儿疼，

喜听过我歌词的友人，

纵使还在，已迷散在世界的中心。

庄静森严的灵境早已忘情，

那种景仰的至诚又来捉着我的胸襟，

我幽渺的歌词一声声摇曳不定，

好象是埃勿鲁时琴弦上流出的哀音，

我战栗难任，眼泪连连迸，

我硬化了的寸心觉着和而嫩，

我所现有的已自遥遥相印，

彼已消失的也来为我现形。

我读他这首诗感受着无限的 *Resignation* 的情绪。你那读 *Elkhardt* 的感想，简直是替我说了话呢！我所忘不了的是过去，我日前有首「叹逝」一诗是：

(一)

泪眼朦胧的太阳，

愁眉不展的天宇，

可是恨冬日要别离？

可是恨青阳久不至？

(二)

岸舟中睡的那位灰色的少年，

可不是我的身体？

一卷海涅 Heine 诗集的袖珍，

掩着他的面孔深深地。

(三)

海潮儿的声音低低起，

好象是在替他歉歉，

好象是在替他诉语，  
引起了他无限的情绪。

(四)

他不恨冬日要别离，

他不恨青阳久不至，

他只恨错过了的青春

永远归了过去！

你所需要的德文书籍我此后当替你调查。我看你最好的是把你喜读的书名开来，书肆里有时，我便替你照买，没有时我可托「丸善」直接到德国订购。你以为是如何？

我还有一件要请求你的事情。你前函说报馆要与我汇墨洋若干来，不知道是什

么名义。是给我的报酬么？我寄上的东西，没一件可有当受报酬的价值的。我的本心也原莫有想受报酬的意志。白华兄！你若爱我时，你若不鄙我这恶晶罪髓时，我希望你替我把成议取消，免使我多觉惭愧罢！

最近学灯笼中仲荪君的「问心」一诗最好，好象是向着我的心儿在问的一般。创化论我早已读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从歌德脱胎来的。凡为艺术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倾向到他那「生之哲学」方面去。

沫若。九，二，一五。

沫若兄：

我今日早晨睡的很晏才起来，因为昨天有些不舒服啊。下楼来，看食堂的桌上，早放着两卷报纸，一封信，看信时，却是写给我的——却是「郭开贞」写给我的，

这算是沫若兄的回信了！我喜欢的很，什么不舒服都消失了！拆开一看，信很长，还附着一卷诗稿，我略看了几行，便揣在怀里赶忙洗脸，吃饭，弄完那些每日要做的——就是服事形骸的——事后，我才慢慢的咀嚼我精神的粮食；沫若兄！现在除开译诗我没有细读外，你的长信，我已经读了两遍了而且过细的读了两遍了。你说我两人当中有不可飞越的城壁，这个城壁依你的纯真已撤废了十分之九了。我以为一个人总是在 Good and Evil 中间交战的。战得胜罪恶的便为君子，便算是个人，战不胜罪恶的人，便为小人；便算是个兽！人禽关头，只争毫发，是不容有中性的！所以一个人的一生，若以线形表之，只是波线，朝而君子，便是登山「>」；夕而小人，便是落谷「<」；绝少能一直线到底的。人要建设自己的人格，便要「力争上流」，便是要力由深谷攀登高山之巅。安于深谷的是「罪恶的精髓」；想要努力死之力以攀登高山的，是「忏悔的人格」。世间天成的人格者很少，所以「忏悔的



人格者」乃为可贵。St. Augustine; Leo Tolstoy; J. J. Rousseau 三人，不可不说是千古的人格者。然而他们的人格，都各自一部「忏悔录」Confession 而来，我读 Rousseau's Confession 是前年的事，我不知受了多少的感动，增了许多气力。具体的讲起来，便使我敢把我的短处露骨写给黄日葵君及诸友，使我作「梅雨」那样的诗，——还是两篇，一为「妈妈」一为「弟弟」，是写我的家事。便是我家母子兄弟的一部艰难史，可是没有发表。——使我待人接物越「胸无城府」。我要求真挚恳切的朋友。使我自己痛恨自己不真挚即自欺欺人的行为。于此又使我不能不赞 Rousseau 等的崇高伟大了。日前在冯君若飞处读了孙少侯先生「对于人类的供状」——登在星期评论里，戴季陶先生附有短评，——使我也觉得 confession 一字对于人生的益处，他硬可以转换一个人的全生活。不过象孙先生为 confession 的时候他已经五十一岁了。假令他有一百岁也过了一半。我们有什么受良心苛责的

事，最好「及时忏悔」的好啊。沫若兄！你的事算大体给我知道了。你对于我这个初交之友能为肺腑之言，可知你没有以外人待我，是不是？我很感谢你待我之厚。

但是我对于你干的事情，没有把他当作你一个人的罪恶，却把他当作全人类——至少也是恋爱意识很深的人——的罪恶，尤以天才者犯这种罪恶的多。偶见青柳有美氏在「女之世界」的「恋爱绯闻号」上所作的「天才之恋」，曾举出天才恋爱的五特征，

(1)早熟(2)狂热(3)变幻(4)多情(5)华美，于此五者——加以说明与实例证，非常有味。

我以为有了狂热与「变幻」两种毛病就可以犯很多罪了。我昨天上午把 Goethe 传读完了，——因为我预备做一篇「歌德与席勒」，述他二人的生涯交谊与著述梗概。

这是我过上海时和白华兄约定的。请你也做一长篇关于 Goethe 的感想，批评或翻译，合起白华兄的「歌德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便大可成一种「歌德研究」书。

——我以为他那种恋爱行为便是狂热与「移气」的好代表，一生恋人过十九个，偶有

误解，便不告而去，十年情交以色衰而见弃，若讲罪恶，那么歌德的晚年更是「罪恶的精髓」了。合村辩护士论恋爱与犯罪的关系说，「犯罪的原因，一大半是恋爱，恋爱是人生之目的，义务和本能之发露，……由恋爱所生之犯罪有由片恋（单思病）者，有由相爱者——然又找不出一个遏止的方法；因为恋爱是人生之目的，义务，本能的原故。……若由人生除去恋爱，便是人生之绝灭。……人非以犯罪为目的而恋爱，是以恋爱为目的而恋爱，因遭逢某种机会，遂至于犯罪」云云，最能道出这个意思。歌德自罗马归后，与他的第九个情人克丽斯蒂亚尔的恋爱也只是为恋爱而恋爱，遂不觉陷于 Schiller 所谓「堕落的交际」啊！当时 Weimar 的人民群加非难，克夫人至不齿于交际社会；而且他们的罪恶，也有具体的表现——1789, (Goethe 40岁时) 12月, 25日, (私)生 August von Goethe — 歌德, 「人中之至人」的歌德，害人可也是不浅。若想到他刚弃了 Stein 伯爵夫人，歌德的罪

恶可更深了。若更想到 Stein 伯爵夫人是有夫之妇更当如何？我并非要引 Goethe 事来曲谅你的罪，总之觉得这是人生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罢！若照我彻底的主张，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即算从前结了婚，——照你说是你父母给你结的婚，——到了你 Fall in love with other woman 的时候，对于前此结婚的女人，总算没有恋爱，至少也得说是恋爱稀薄了，于是结婚的意义便不完全，否！便不算结婚了，于是乎尽可以“*You go your way, we go ours*”瑞典女流思想家 Ellen Key 的自由离婚论，说到这件事，非常透彻，她是主张「灵肉一致的结婚」的。她以为精神的要求与感觉的要求是不能分离的，既反对官能主义的「自由恋爱」 Free Love，又反对禁欲主义的「清纯恋爱」 Pure Love 而归结到以恋爱之有无，判结婚之道德不道德。平冢雷鸟女史答复淑女画报结婚改善之间最明快得当，她说：「我反对从来的媒妁，见合结婚，我以为男女的恋爱成了要永为共同生活之欲望的时候，便

是结婚。所以什么结纳哪，结婚式哪，不认为有何必要，然而结婚有报告社会的必要，那么引一个披露式也好，或用邮片通知一下也没甚不好。只有新婚旅行吗，真是一件好事啊！」在这点讲起来，你们的结婚再补发一些邮片，就算圆满了，或者我那一天到福冈来拜访你们俩和你们俩的「艺术的表现品」——和生——时，你们弄一点「御驰走」便更好啊！。因为假使到末日审判那天，有人要宣布你们的罪状，我愿挺身出来，做你们的辩护人啊！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决意把全精力的十分之四来研究他，此后拟担任太平洋「The Pacific Ocean」的女子问题研究，在少年中国上还想做一篇「恋爱生活论」。还拟把这个问题做题材，做一篇剧，你们俩或者会做我这篇剧的 Model 呢！

成瀨君我本认得，可是没有深交，他住的地方我还有熟人，隔几天预备去会他细谈一下。你们的寓所在什么地方，请画一图给我。我春假预备到京都访郑伯奇兄，

到福冈来访问你们哩！去年，啊呀，是前年哪，我曾看见须磨子演的 *Haupmann*  
*Die versunkene Glocke* 起现实生活与艺术生活冲突之感，而今想来，*Heinrich*  
的苦闷，就象是你的苦闷，可是世界终不是那们苦闷的，*The sun is coming!* 你  
们撇开那种愁云罢！大家都说些酸酸楚楚的话，倒把这个活泼的人生，弄得黑森森  
的，我反讨起厌来了。好！算了罢！我不说这些话了，我只在这小小的书斋默默的  
以一瓣心香祝你和你爱的幸福无量，恩情不朽，你们的和生象诗一般自自然然的成  
长啊！我的爱，现在可惜日本话还说不好的，不然我想将来总可以和你的爱做朋友  
罢！沫若！你不知我们俩，我和漱瑜也经了一些苦痛来的哩，不过比你们轻些罢，  
我同她到日本来，除开她的父亲她家中没第二个人知道，我们一路来，旅费都不  
济，幸喜得她的父亲——我的舅父——帮助才能来哩。这中间所经家庭的风波我过  
上海时曾与白华细谈过，我们会了的时候，也细谈去罢。我很懂西哲这句话——*He*

Who knows no pain knows no happy. 我们也真可是这们说啊。  
言不尽心，即请双佳。

你的弟弟，汉。九，二，十八。

望你常写信给我。我有一册小诗集寄北京康白情君去了，可惜没有存稿。若登出来了，再送你看何如？

你们的生活如何，可告诉我吗？我和漱瑜女士还能保持 pure love 的状态，到了有同居欲望时候，或有邮片通知你们呢！一笑。

终久怕要下雨罢，

快登上山去！

山路儿淋漓，

把我引到了山半的庙宇，

听说是梅花的名胜地。

哦，死水一池！

几匹游鳞，

喁喁地向我私语；

「阳春还没有信来，

梅花还没有开意。」

•

庙中的铜马，

还带着夜来清露。

•

驯鸽儿声声叫苦。





山路儿淋漓，

粘蛻了我脚上的木履。

泥上留个脚印，

脚上印着黄泥。

脚上的黄泥！

你请还我些儿自由，

让我登上山去！

我们虽是暂时分手，

我的形骸儿终久是归你有。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象我灵魂儿的象征！

你自陷了泥涂，

你自会受人蹂躏。

唉，我的灵魂！

你快登上山顶！

口箫儿吹着，

山泉儿流着，

伐木声音丁丁着，

山上的人家早有鸡声鸣着。

这不是个 orchestra 么？

司乐的人！你在那儿藏着？

啊啊！

四山都是白云，

四面都是山岭，

山岭原来登不尽！

前山脚下，有两个人在路上行，

好象是一男一女，

好象是兄和妹。

男的背着一捆柴。

女的抱的是什麼？

男的在路旁休息着，

女的在兄旁站立着。

哦，好一幅画不出的画图！

山顶儿让我一人登着，

我又觉着凄楚。

我的安娜！我的阿和！

你们是在家中么？

你们是在市中么？

你们是在念我么？

终久怕要下雨了，

我要归去。

前面的一首诗是我前月末「独游太宰府」的时候做的。我正如你说朝而登山，夕而落谷的人。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 Idea 与 Reality 久未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我前回复白华兄的函中，也说，「我恨我莫有 Augustine, Rousseau, Tolstoy 的天才，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公开于世。」你若果能把我们做个 Model，写出部「沉钟」一样的戏剧来，那你是替我减省了莫大的负担的呀！六高有位我顶敬爱的德文先生，名叫立泽刚。我从前也曾把我的身世，稍稍对他说过一遍，他也说他很想把我做个题材做出部 Novel 来。我想他这种说法或者怕是个笑谈。他纵不是笑谈，纵真能写出部小说，他可终是异国

人，未必便能把我的忏悔的心事，表现得真切；我所以也不十分希望他。只是我却希望你的剧曲，不要也只是个笑谈才好呢！

我接到你十八日的惠书，是前天午后一点钟时候的事了。我时常挂念着怕你不久便有死刑宣告书来。前天午前不见你的信来，我早有些失望。午后我进了药理学实验室，总觉得坐立不安，我又走向控室去看时，呀！死刑宣告书来了！我战栗着开了封，先看到你给我们的一张绘片。哈哈！寿昌兄！你真是多情人！你硬把我引笑了呀！他当时的笑容，怕与那画中的男子，硬判别不出个彼此。我忙把你的信揣着，我又跑回实验室去了。我一面实验着，一面读你的信。我读了又读，念了又念，翻来覆去地，不知道读了好多遍。田寿兄！我的可爱的恰慧的辩护人！你可是害了我呀！我那天的实验，简直件件都莫有成功，简直件件都失败了呀！可是我真愉快，我真说不出地愉快，我就好象一个死刑囚遭了大赦的一遭。我到了四点钟——

响，我便跑回家去，我把你给我们的绘片，给安娜看了。她也笑得个不亦乐乎，只连声叫道「Oya nai オヤ，マー」地。我又把你的信翻译给她听了。她又断断续续地说道：「死刑ヲ宣告スベキ法官ハ却テ辩护士ニナケレマシタネ！……实ニ情ノ深ノ御方デスネ！……」(“shikei o senkokusubeki Hokwan wa Kayete Bengoshi ni natte kuremashida nei……Istsu ni Nasake no fukai Okada desu nei……”)她另外还说了些感激的话，我却记不清楚了。我实不瞒你说，我们那天晚上，真是欢喜个不了，我们比平时还多吃了两碗麦饭的呀！

我那天晚本想立地回谢你一封信。只是昨今两日，又有医化学的实验，若不温习下子书本，又会件件失败，惹人笑话起来，我只得把我的自由暂时屈服在责任的权力下了。明天的功课，是九点钟起，今天晚上，我却再不能屈服了。只是，寿昌兄！你要叫我补发一些邮片，我看倒是尽可不必要的了。你春假到我们这儿来的时



候，我们倒要倾诚地准备些不可口的「驰走」来请请你！可是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请你不是我们利己本位的请辩护士先生的谢酒，倒是我们替你准备着的将来的催**汝宴**呢！

关于歌德，我是莫有什么具体的研究的。翻译一层还可以做到，至于感想批评，我却不敢冒昧了。我看我们似乎可以多于纠集些同志来，组织个「歌德研究会」，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关于他的名家研究，和盘翻译介绍出来，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歌德研究完了，然后再移向别的一个对象去。不知道你以我这个意思为怎么样？仿吾君处我早已有信去通知他。我想要是「研究会」能成立时，他也是可以做会员的。我们预备过一两年的工夫，会把全部的歌德，移植到我们中国来呢！已经十二点钟了，再谈罢。

Gusa Hachi 漱瑜女士问好。

沫若。九，二，二五夜。

沫若兄：

你前后的信和诗都收到了。你寄寿昌的信我读了很感动。平心而论，从纯真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况且你有忏悔的真忱，向上的猛进，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 *Mephistopheles*，适所以砥励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你从西洋文艺……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养成一种真诚底精神，忏悔底勇气，很是可喜。从此可以看出西洋文艺有这种特长，不是东方文艺所有的了。

你的天上曲同 *Zueignung* 都翻译得很不坏，很不容易，歌德文艺之入中国当算从你起了。歌德在天之灵也当愉快非常。我的预备做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因觉得参考太不完备，分析太不精密，不愿草率的写出，想待德国书籍能来时，多研

究些，再做篇详细的介绍，所以一时不能发表了。但是我将来总想把他写出来的。

（德国书籍我已向德国购寄了。）

你的两篇我想好好的保存着，稍待几时再发表。

你论诗的话，我完全同意，可以补我那短篇的不足，所以在明天发表了。我今  
天草率地做了一篇「新文学底源泉」，很不满意，没有把我心中真实的意思说明  
白，后悔得很。自己修养与研究太少，非急速猛进不可。我现在预备用一番刻苦的  
功夫，研究生物学与心理学，再从这上面去研究哲学文学艺术，三年后，再看成绩  
如何？

仿吾君处，我想不久便同他通讯，他的诗同你的「叹逝」我想月内登了出来，  
做我学灯的 Schmu<sup>ck</sup>。

学灯得了你的诗，很增了许多色彩，报馆里拿一点极鄙俗的物质，报酬你的极

高贵的精神，本嫌唐突，但究竟是个小问题，无关重要。不可谈了。夜深了！再会！

白华

Es freut sich die Gottheit der reinen Sender;

Unsterbliche heben verlorene Kinder

Mit feurigen Armen zum Himmel empor.

——Goethe's "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 ——

沫若兄：

你的 Feb. 25 的信，我于今日上午接到了。这几天我因为等少年中国二月号看，总总不到，心里非常怅惘，同时又不知道我已接到我那封回信否。因为你写了那样“omokkide”的信来，心中一定很痛苦，若更没接着我回信，一或遇着不知

life, love 为何物的人，真以 conventional 的话来责你——你一定更痛苦，所以我盼望你们俩早接到我的信，或者稍能慰藉你和我那安娜嫂嫂一下，我就感无上的愉快了。今日上午，东京落春雪，迷迷的天色，洒着霏霏的碎玉，一个人正盼望出神，忽见邮人过门，投信于门簏而去，急趋下取视之，可就是 meachikareda 沫若的回信了！

你的诗——「独游太宰府」的诗，处处都见你 lyrical 的天才，可见白华的批评是不错的。但是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我爱读你这样的纯真的诗。既不爱旧技巧派的诗，也不爱新技巧派的诗！我在日华公论上看见日本人译了你的那首「抱儿浴博多湾」和一首「鹭」，我尤爱前首，因为既知道了你的 career 就知道你的诗，都是你的生之断片啊！那首诗的日译也不错，很天然——

坊ヤヨ！御覧ヨ，アノ海ノ銀ノ波ヲ。

夕日ノ中ニ光ツテキル海ハ磨イタヤイデヤウ。

坊ヤヨ！御覧ヨ，アノ西ノ山影カ紗ヲ着テキルノヲ。

坊ヤヨ！ワ前カアコホニ海ノヤウニ光リアイ。

ナニ山ノヤウニ清イ身体ヲ心ニナツテ頂戴ヨ。

我虽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原文，可就这首译诗已有可传的价值了。那本杂志上同时译了我一首「梅雨」一首，「朦胧的月亮」，可是都译错一些，我于是感译人家的诗之难哩。

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述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 Dramatist。我尝自署为

A budding Ibsen in China 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现在我所搜集的近代脚本凡五十余点，大都很重要的。等到满了百种，我想开一个纪念会哩。那时一定要请你来赴会。现在腹稿中的脚本第一是「歌女与琴师」。这剧是一篇鼓吹 Democratic Art 的 Neo-Romantik 的剧曲。地方是上海。时代是民国〇年。题材是描写一歌女与他的琴师的恋爱。heroine 的 model (性质上的) 就是现在上海唱黎花大鼓的某女郎 (刘翠仙)，可是上海的社会和某女郎都没有这们高尚优美，所以此剧是通过了 Realistic 熔炉的 Neo-Romantic 剧啊。此剧的情节曾对郑伯奇兄说过，他很赞美。我前信不是也提过的吗？此剧之外还有一篇「正义乎？人情乎？」是描写结婚后的男女贞操问题，是江西省某县前年什么时候一件实事，很深刻的。此外想做一篇描写今日青年极普通的现象的 real life or scientific life 与 real life or artistic life 的冲突。此种冲突的现象表现于恋爱问题上的尤夥多而饶研究的興味。

如是乎你们俩就要做我的 Model 了。呀！不止你们俩，黄，左，周，李，……诸君都免不得请他们优孟衣冠起来啊。

现在中国研究 Modern Drama 的光景还居少数。就中如北大教授（剧曲）宋春舫先生总算今日中国研究新剧的大家，听说他身通四文（？）以家里很阔，购书绝富。又常说寓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之间，现在又赴法去了。以他机会之佳，学殖之富，其贡献于中国的新剧界必多。可是我从前看过他译 Sudermann 推震剧的序言，非常武断，不类深能了解 Modern Spirit 之人。如谓：「苏氏（Sudermann）剧中妇女之人格——如「名誉」Die Ehre 剧中的 Alma，如「故乡」Heimat 剧中的 Magda，如 Das ewige Maennliche 剧中的皇后——皆卑鄙凶淫不足道，即 Das Glueck im Winkel 剧中的 Elizabeth 亦难免无耻之讥。」你看「卑鄙凶淫不足道」「无耻」这些话，是不是可以这们武断的加于 Alma, Magda……她们的？四剧之



中，我有两剧读过脚本（？）一剧看过实演。看过实演的是 Magda (Heimat)。我看 Magda 不见得什么那么「卑鄙凶淫不足道」，只觉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 human being 不甚一五一十的顺从男子的意旨的妇人，又是一个时代道德的牺牲，暗澹的 Milieu 的产物罢！若真不足道， Sudermann 既不得污他的彩笔，东西各国名优也不得争先恐后的扮演了。不能了解 Magda 这样的个性，不能了解 Heimat 这出戏的用心，我于是对宋先生的批评眼不能不怀疑了。宋先生所选的泰西名剧百种也有许多混淆，遗漏之恨—— Magda 这剧日本于明治四十五年（民国元年）五月三日由岛村抱月先生所组织的文艺协会在东京的有乐座上演，（但我看的在民国七年九月）「日本的花的光的爱」的须磨子演 Schwartz 的女 Magda，土肥庸元氏演 Schwarze，佐佐木积氏演 Helfferdingt（牧师）。后来到了大正三年（民国三年）八月在歌舞伎座又演过一次，须磨子演 Magda，武田政宪演

Schwarze' 中井哲演牧师。大正七年九月此剧改作为「神之娘」，与「沉钟」同时上场，须磨子去 Madga 之妹 Marie 我所看的是此次。记得那晚是九月五日，归时秋雨满街，灯光洒地哩。岛村氏译本剧的序言说得好——

「此剧含了许多思想问题，可以加各种各样的解释，而大体讲来，其中心问题不外表示一个 Schwarze 的世界（灵的世界？）一个 Magda 的世界（肉的世界？）一个调和于两世界之间的牧师 Helfferding 的世界（灵肉调和的世界），与三样的思想道德不能统一而终于一场悲剧。据欧洲批评家说，法国的名女优 Sara Bernalt 演 Magda 时，最后站在舞台的中央夸耀其新世界的威仪而直立，以暗示新道德的前途求 Magda 之胜利，反之英国名女优 Mrs. Cammel 演 Magda 时最后倒于舞台上，萌悔恨之意，暗示 Magda 的世界之当挫折。（意大利的女优 Duse 即 Dannunzio 的情人也曾演此剧，不知如

何表示。……文艺协会演此剧是把 Magda, Schwarze 一家，牧师，这三样的世界任其分裂，各不能弃自己的主张，以冲突始，亦以冲突终，以暗示新道德的前途还有许多曲折。云云！

沫若兄！我看我们一定要有这么的了解力和批评眼才能谈新剧，才能谈一切的学问！我们对于一种艺术品，若既不能 understand 又不能 appreciate，就辜负艺术品了。现在的人大都心气薄弱，看见稍微露骨一点子的深刻一点子的东西，都掩面却走，破口大骂，不肯 take things as it is。记得俄文豪 Anton Chekhov 的 Humorous Tales 中有一段故事叫做 A Work of Art。——仿佛看见过胡适之先生把他译为「一件美术品」登在新中国上——述一个医生诊好了一个老妇 Smirnova 的独生子 Sasha，老妇命他的儿子 Sasha 携着一个美术品——古铜精制的裸体像——送给医生作谢礼。Sasha 送去的时候，医生不敢受，强而后可。Sasha 以

家中只此一个，不能配对相送为歉。别后，医生自语：“This is beautiful, all right, it would be a pity to throw it away and yet I dare not keep it... Hm! now who in the world is there to who I can present or donate it?”后来他便把他送与 Ukhor 去。Ukhor 是个律师。他也不敢受，说他的娘常来看他，而且就教仆人看见了也不象个样子，强而后可。他又送与一个喜剧大家 Shoshkin，以为他一定爱的，暗道：“The rascal loves such things, and besides, this is his benefit night.”那知道 Shoshkin 也不敢受，说：“I live in a private apartment! I am often visited by actresses! and this is not a photograph that one could conceal in a drawer!”强而后可，听说老妇 Smirnova 收买古铜器，便卖给他去了。老妇不知为原物，以为现在可与前物配成一对送医生作谢礼，即遣儿子送去。医生接了想要说话而“His power of speech was gone...”焉。

这虽是一篇滑稽的小说，然为天下的艺术品发深长的叹息。真正的艺术品是要待有理解的头脑和赏鉴的精神（或勇气）的人。否则就难免陷于这个裸体像 *candelabrum* 的悲剧。此篇中 *Sasha* 与医生的对谈颇有兴味。*Sasha* 对医生说：——

“Why, Doctor, what a strange conception you have of Art!  
This is a real masterpiece, just look at it! Such is its harmon-  
icy no beauty that just to contemplate it fills the soul with ecstasy  
and makes the throat choke down a sob! When you see such  
loneliness you forget all earthly things……just look at it! what  
life, what motion, what expression!”

*Sasha* 真算是具有理解的头脑与赏鉴的精神的了。医生对 *Sasha* 说道：——

I quite understand all this, my dear boy, but I am a married

man. Little children run in and out of this room and ladies come here continually.”

这个医生可算是有理解的头脑而无赏鉴的勇气啊。天下尽多当着人掩面却走破口大骂艺术而背着人的时候摩莎玩索不忍释手的啊！一言以蔽之，衣冠文明！譬如你们的事情，若公表出来，一定有人掩面却走破口大骂的。殊不想若教他们亲身临你们俩所演过的场面，恐怕也不能比你们高明呢！我是主张结婚与恋爱不能分离的。有人说：凡悲剧总终于死。凡喜剧总终于结婚。其实悲剧喜剧都由于一个恋爱“love”而生的。恋爱成功，便是结婚（不管发邮片，不发邮片）。恋爱不成功，便是死——Maeterlinck 把不可思议的人生之真相看作运命“destiny”运命之两种相，一为死“death”一为恋“love”。由这两种力的错综纠纷，便演成人生舞台上各种光怪陆离的喜剧，悲剧和悲喜剧！而近代的关于两性问题的剧曲多半是这种悲

劇。如描写结婚生活的悲劇，即不以恋爱为基础的结婚。大体可分二种，一种是「顾面子」的结婚 *marriage for "to save face"* 一种为金钱的结婚 *marriage for money*。所谓为顾面子的结婚者，处女因合意 *consent* 或不合意的为男子所破坏之后，因欲顾其「处女的面子」*face of virgin* 就不管相互恋爱之有无，求与对手的男子行正式的结婚礼。婚礼一毕，则夙垢全消。否则此女子不免为社交界的放逐者，而失其荣誉与幸福全部。为金钱的结婚，就是普通所谓购买婚姻 *marriage for purchase* 是也。前者依岛村藏氏所举，如 *Friedrich Hebel* 的“*Maria Magdalena*” (1843) 最著。此剧的女主人公 *Clara* 原系才思出诸意气凌云的女子，偶以一时的孟浪，致失身于轻薄子 *Leohalt*。 *Leohalt* 以女无奁资为口实，不允结婚。女父 *Anton* 素谨严重体面，知其事劝女自杀， *Clara* 愤恨如狂，赴薄情之 *Leohalt* 所，哭诉其苦，求允其为顾面子的结婚。 *Leohalt* 要他立誓爱他， *Clara* 说：「那

我可不能立誓，不能告诉你说不爱你，我只情愿一生伺候你，为你劳动，决不要你扶养，到了晚上我去做些活计自己去赚饭吃，若是没有活计做，我就什么也不吃。……你喂的狗若是没有在前面或被你赶出去的时候，你没有狗打你就打我，我决不放一点声儿哭，我只咬着牙齿忍受哪。……请你收了我罢。因为我此后也决活不好久啊。你若怕我活久了，或是怕将来离婚又要用钱吗，那么，请你到药店里买点毒药来，你只说放在什么地方去毒老鼠的，那怕没有你的指示，我自己吞了。到了要死的时候若是近边的人来了，我只说我以为沙糖谁知吃错了啊！一语语沉痛，不忍卒读。Clara为一身的面目，父母的面目，一家的面，肯忍这种痛苦，而卒不为冷酷无情的Leohalt所许。Clara进退无据，卒投井而死，这是一桩。还有Strindberg的“Miss Julia”剧是写伯爵的小姐Julia因更夜与听差的相戏，失其童贞，后来对手的男子也不允结婚，Tina不知所为，也卒至自杀。又前述Suter-



mann 的“*Heimat*”剧中的 Magda 的父亲 Schwartze 听说他的女 Magda 从前和参事官 Dr. von Keller 有染，生了儿子，异常惊骇，恐怕有伤他父母的面目，玷他一家的光荣，竟蛮逼他和 Keller 结婚。Magda 说：——

But if it is not in your power, my dear father.

Schwartz 说：——

Then I must die, ——then I must simply die. One can not live on when one——you are an officer daughter.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到后来 Magda 仍是主张他的理由，不肯退让。他父亲只说：——

I don't know what may happen — child — have pity on me!

Magda 之不嫌于人处就在这主张个性不肯为面子人情的牺牲，也就是他的个性的强

处。我的知友某君因一种家庭问题，父亲为之定婚，我友人若不从父命与之结婚则他家或因是而破产，从父命而结婚则对手的女子为他所不能满意的，此后一生幸福不可不因此丧失。牺牲乎？拒绝乎？正义乎？人情乎？某君因此经过长时的烦闷，而卒拒绝了！这也算是男子中的 Magda 了。他的同乡颇因此很非难他的，咳！局外人如何晓得伤心人的怀抱呢？但我对于这个事情，主张各从其心之所安做去，没有绝对的意见。因为相互牺牲，是人类，否，是生物界相互扶助的生活中最大的精神啊！

宋春舫先生所评为卑鄙凶淫不足道的之一个 Alma 系 1889 Sudermann 的女作「荣誉」的女主人公。前面说过的“Die Ehre”一剧，是反对这种为顾面子结婚的。所谓 Alma 者，是一个劳动者的女公子。少年女郎芳姿绰约，当然虚荣心盛，遂为某大工业家的儿子 Kurt 所诱惑，视同妾然，所以我们与其骂 Alma 凶淫

卑鄙不足道母宁骂 *Miss* 的人格为凶淫卑鄙不足道哩。资本家的儿子视劳动家的儿女为路柳墙花，任其攀折，殆成惯例。所以社会主义的诗人 *E. Nesbit* 作 *A Last Appeal* 有两句诗最沉痛，说：——

Our sons would be honest, our daughters be pure,

If our wage were more certain, your vicesless sure——

若是我们多得一点工钱，你们少造一点罪孽，

我们的儿子一定很正经，我们的女孩子定很纯洁！

*Alma* 贪恋女儿的荣华倒也相安，谁知 *Alma* 的令兄 *Robert* ——是某大工业家的东洋派遣员，——自任地归乡，探知妹子的行径大为愤慨。某大工业家知道了，很惧怯，马上送很多支票给 *Alma* 的父母，想把此事阴消。*Robert* 任如何不肯，谓非 *Kult* 与其妹正式结婚，他就要与 *Robert* 决斗。当时 *Robert* 有亲友某伯爵者

为人深刻英迈，劝道他，「世上的万物，都有交换的价值，处女的面目亦然。你家的面目，只要一点子钱便可收回的。而且什么叫做「处女的面目」？岂不是对于将来的良人一种诚实与纯洁的嫁人条件吗？处女的面目的目的只在结婚，所以你的妹子若有了现到了手的资本，不可以成一个较前此更有价值的妇人吗？」这话虽然残酷，Robert 不能不听他，如是初得宁人息事。我以为此事与此话都关系女子的贞操问题甚大。某伯的话不能不说有一部分的真理哩。

1906年，英国 St. J. Hankin 氏所著的“Last of the Demulins”一剧其反抗为「顾面子」的结婚之心理很影响于一般女子社会的言动。同时 S. Houghton 的「村祭」与 A. Galsworthy 的「长子」两剧皆与此鼓吹同一的思想。尤以 Galsworthy 的「长子」Eldest Son; A Domestic Drama in 3 Acts. 一般视为代表的告白。前述 Hankin 的 De mulling 剧主的女主人公 Janet 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论

者，偶与八年前的旧情人——雅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相遇，他的父母也是非常  
谨严固执，强其女与旧情人正式结婚，然而他们两人中间，久已经没有爱情了。雅  
雷特 Janet 发出很条理的议论，正式拒绝他的父母的要求，说：「那个人仿佛也  
还不错，可是没有做良人的价值。我从前虽和他相爱过，现在已经成了路人了。现  
在只有我的儿子可爱。」在雅雷特的意思，是以男女的交际，性交第一，神交第  
二，所以首重生殖，而次悦乐，光景是重本能的恋爱而次精神的恋爱；重 Free Lo-  
ve 而次 Pure Love，假岛村民藏君的话，所谓只要满足了做处女的本能（性交）又满  
足了做妇人与母亲的本能（生子与育儿），已经有了做一世女人的价值了。至于将来  
不可豫测的利害关系毫非所顾云云，这也大可以代表一种物质主义的妇人观啊。总  
而言之，女性的面子，已决非正式结婚四个字所能顾，而全系夫主观的观察与其人  
所站的世界如何。譬如你们现在的生活，本是由真爱情的结合由命运之神的魔手

love 所左右的，已与不以爱为基础的结婚不同，那么依 Ellen Key 的意见，你们的婚姻无所谓罪恶，况且已经有了艺术品 a work of art 那么正好重述 Ellen Key 的话，为父母者无论其曾正式结婚与否，对于所生儿女负责任者恒为神圣，放弃责任者恒为罪恶，此后你之为罪恶与否认你的对和生的如何了！发邮片与否，当然不成一个问题了。至于你们俩为我们俩预备的「催妆宴」我倒要来领教的。

还有为金钱结婚的，近代剧中，不乏其例，以易卜生剧中尤多如——

Ghost 剧中的 Alving 夫人，舍其真爱人的穹牧师去嫁一个有钱的军人，弄得后来那们的结果。Lady from the sea 剧中的 Ellida 嫁做一个富裕的医生的继室，营无爱的家庭，再受旧情人的诱惑，其夫悟出 Ellida 的意思自己放弃他的夫权，任 Ellida 以自己的自由与责任去选择。Ellida 感其夫之能爱之以德，遂 Can now live wholly for each other 焉，中间的警句如：Wangel (医生) 说：—

Now you are set wholly free from me and mine.

Now your own true life can return to its — its right groove again.  
For now you can choose in freedom, and on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Ellida.

Ellida 忙回道：“——

In freedom — and on my own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This — this transforms everything!

那个旧情人看见 Ellida 没有同他去的意思，他说：“——

“I see it. There is something here that is stronger than my will.”

你前一封信上说过你把你那柔弱的灵魂，太过信了。I thin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tronger than your will 哩！

后来 Wangel 问他妻子道：“——

But now you will come to me again, will you not, Eilidarsen's sweet?”

他妻答道：“——

Yes, my dear, faithful Wangel — now I will come to you again.

I can now, for now I come to you in freedom — of my own will —  
and on my own responsibility.

他们俩既筑定了结婚的基础，如是乎入了幸福的生活啊。

又如 “Hedda Gabler” 剧中的 Hedda 是个新妇女 new women，自己希望一种奢华的生活与高位，遂与腐儒铁屎麻结婚也弄成一个理想与事实大冲突的结果。Little Eyolf 的男女主人公，男想图生活的安固，女想图肉欲的满足，两者之间遂成立一种虚伪的结婚，其结果也遂可想。



沫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来为这二种——为面子，为花洋，——结婚而牺牲的真不知只千百个，我们俩何幸而免咧！？这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上帝的。我们无论经如何的艰难，如何的烦闷，一提着我们的爱，全身的勇气就生龙活虎般的涌出来。我不能不放弃我恋爱公开的主张，而讴歌恋爱的神秘了！我敢学着「沉钟」the Sun-ken Bell 上面的 Heinrich 叫道：——

What's happened to me? ..... From what wonderful sleep

Am I aroused? ..... What is this glorious sun

Tha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gilds my hand?

O, breath of morning! Heaven, if 'tis thy will——

If 'tis thy strength that rushes through my veins——

If, as a token of thy power, I feel

This strange, new, beating heart within my breast?

Then, should I rise again — again I'd long

To wander out into the world of life;

And wish, and strife, and hope, and dare, and do...

And do.....and to.....!

我看 Neo-Romantic 的剧曲从「沉钟」起，至今 Rautendelein Heinrich 的印象还是活泼泼的留着，同时一般神秘的活力也从那时起在我的内部生命的川内流动着，我如是以为我们做艺术家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入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 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 Beautify 使人家忘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法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比如「沉钟」本是描写一种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之

冲突的悲剧，然而我看到末场——

Rautendelein (Embracing Heinrich, she blesses her lips to his,

and then gently lays him down as he dies.) Heinrich!

Heinrich (ecstatically.) Hark! ..... 'Tis the music of the sunbells'

song! The sun ..... the sun ..... draws near! ..... This night

.....is long!

(Dawn breaks. He dies)

了不觉得有什么悲苦，却和 Heinrich 一样，我们的灵魂化入 the land of ecstasy 去了。世间尽有悲极而喜，喜极而悲的。可见悲喜诚如 Chesterton 所言，不过一物之两面。悲喜分的明白的便是 Realism 的精神。悲，喜，都使他变其本

形成一种超悲喜的永恒的美景，这便是 Neo-Romanicism 的本领。近代剧中此种运动非常有势力，欧洲大陆，除前述的 Gerhart Hauptmann 的 “Die Versunkene Glocke” 和他的 “Hannele”。Rostand 的 “Chanticleer”，“Cyrans de Bergerac”；“La Princesse Lointaine”；etc. Maurice Maeterlinck 的 “La Princesse Maleine”；“Blue Bird”；“Pelleas et Melisande”；“Monna Wanna”；etc, Hugo von Hofmannsthal 的 “Elektra”，“Der Tor und der Tod”，英国方面如以爱尔兰为最盛，如 William Butler Yeats 的 “The Countess Cathleen”，“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The Hour Glass”，“The Shadowy Waters”，“Where there is nothing”。Lady A. Gregory 的 “Devorgilla”，“Hyacinth Halvey”，“The Rising of the Moon”，etc, John Millington Synge 的 “The Mell of the Saints”，The Playboy of the West-

ern World", Riders to the Sea", "Desire of the Sorrows", etc. 等。种种美作，纸不胜书。此皆我想一一介绍于中国的。近读 Ludwig Lewisaohn 的 "The Modern Drama" 把近代剧的全般说明的透彻（？）介绍的很丰富，全书凡分五章：第一章说「近代剧的基础」，第二章说「法国的写实剧」，第三章说「德国的写实剧」，第四章说「英国坛的复兴」，第五章说「近代剧上的新罗曼主义的运动」。我想若把此书，忠实的介绍到中国去，国中研究近代剧的人一定可以得一个指针，此刻至少也想把最后 The Neo-Romantic Movement in the Modern Drama 译出来哩。

沫若！我真幸福，Neo-Romantic Drama 除「沉钟」外在这个新剧消沉的日本最近又看了一本「青鸟」Blue Bird，青鸟是 Maeterlinck 的最受人欢迎的剧本，是不待言的英，法，俄，美，德国不曾翻译，不曾上演，日本虽也曾翻译了。

——我看过两种日译——可是上演这要算第一回！听说从前上山草人夫妇的近代剧协会安排上演，以舞台意匠和衣裳及演出法等都非常困难，卒未果行，可是今回毕竟由民众座诸君——就中如司电气装置和舞台监督的田中藜波君（去年曾见他在新剧协会演 Anton Chekhov 的“Uncle Vanya”剧的医生），与司衣裳及舞台意匠的岗本妇一君——做到了，此剧由民众座于 2月11—17 间假有乐座上演，我是十六日晚上去看了的。此剧脚本从前虽略看过英译，总不觉得亲切有味，而且什么面包哪，火哪，犬，猫，Milk，光，白杨，兔，柳，时间，星，露，……哪，都要一一拟人，真不知如何演出才好，可是那晚真教我长了许多见识，添的许多情绪，发了许多异想，恨不教你们来此一块儿看啦！那晚去 Tyltyl 的水谷八重子，去 Mytyl 的夏川静江，去光明的吾妻光，都非常好。记得在上海共舞台看过小香红她们演宏碧缘，使我起一种感想，就是她们资质都不错，可惜既没有好脚本教她们去演，又没

有好教育教她们如何演，更没有好观剧阶级了解她们演的是什麼，觉得此后我们的责任真是重。讲到观剧阶级实在是个问题，稍微除奥微妙带 Poetic 味的戏，总是不投时好，一言以蔽之，便是看不懂，我曾在有乐座看过四五次剧，看 Merchant of Venice 时，看 Lady Windermere's Fan 时，Uncle Wanya 时，看...时，又在歌舞伎座看「沉钟」时，及此次看 Blue Bird 时，同坐的日本人都有说「全不懂演些什麼」的。可见没有文艺上的素养的人要和他讲什麼情绪剧，象征剧，神秘剧，问题剧，是很难索解人的，所以要新剧隆盛，先要养成好观剧阶级！所以一般国民文艺之思想之普及是急而又急的事。谈真正的恋爱，要两下都是知情识绪的人，近代剧可也要知情识绪的「周郎」多哩。

偶然谈到近代剧的上面，不知不觉写了一大堆，一枝新 Pen 也写秃了。一数纸数已上了十八页，已经算是一篇谈近代剧与恋爱问题，结婚问题的小论文了，天扯

远了，害起你也没日子看，恐怕你的药学试验又因我不成功，还和你作几条正经事的问答，就搁笔罢。

你的像片子，今日上午已到了，恰好我的爱人到我这儿来，我便也把你的信和你的相片都给她看了，她很祝你们俩的幸福，并且说：“Annasan niyoroſoku”以今年虽刚 17 岁，却比我懂事得多哩。

我现在没有照就的相片，无以相寄。春假来时定先打电报来，你来接时我只认得你，便够了。哦！有了！我把和舅母易陈颖湘夫人共撮的寄你罢。不过那是民国七年撮的，此刻在精神上，或较当时好的多，因为有「执笔不知疲」的能力啊。

“Goethe 研究会”我久有此意，先因为没有许多同志，仅曾和白华说过。如能多聚同志，组织一会，于一二年内，把 Goethe 的杰作及关于他的名家评传都移植到中国去，Goethe 介绍后又去而之他那真幸事，那真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事，但我



此事还是暂且由几个同志，尽力所能及做去的好，不见得同志有那们多哩！你前给白华的信中，曾说到 Goethe 的“Dichtung und Wahrheit”。此书真所谓「自叙传的告白文学之白眉」。日人生田长江氏曾译为「我カ生活ニリ」“Aus Meinem Leben”可是出一卷而止。我去年年底曾购得此书的英译“Poetry and Truth”——From my own Life—(Fr. By M. S. Smith)系1913年出版。我还有几种 Goethe 的传记及他的名剧和诗集，评论。想依这点子贫乏的材料作一篇 Goethe 传。如到了动手的时候，你是必要帮忙，供给我一些材料和意见。白华作 Goethe 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我正译 Shokawa 君的 Goethe 诗研究中，关于他的宇宙观，人生观，艺术观的这章，可是还没有完哩！仿吾兄处，还没有去会，上次去了他不在家哩，他能加入这会，我真盼祷。我现在已经不想在日本久留了，一有机会便想向 London，或 New York 方面去，到 London 更所愿，因为有同邑的皮宗石，杨

端六，郭之奇诸先生在那儿，而且和大陆接近，可随时接融 Paris，Berlin，Rome 诸都的艺术界啊。今日又晚了！祝你和 Anna 嫂嫂及 little Hoh 的晚安。

你的小弟田汉。九，二，二十九。

Note: ——你前给白华的信，及白华给你的信，我给你的三封信，你回我的二封信，或你再回我一封信，可不可以集在一块儿发表？如可以，请都寄给我。

（我自己的信是没有存稿的）我寄往少年中国去，饷真生活的爱好者去。

寿昌！

我今晨上学又接到了你给我的长信呀！我坐在学生室中 Sean 底旁边拆开来看正要读……呀！还有一张相片呀！寿昌！你真是可爱，你真是我的弟弟。你的面貌同我家里的一个胞弟很相仿佛，只是他不及这样的俊秀呢！我的兄弟在我东渡底第

二年已经从省里中学校毕业。我几次写信回去叫他过来，他总不过来；一来是父母老了，不忍割爱；二来也是家里底经济不充足的缘故。我们兄弟姐妹共总是八人：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兄弟，两个妹妹。两个哥哥在我未到日本以前，也来留了多年的学。我的最幼的一个妹子已于一年前早已出阁，不消说也是受了早婚之害的可怜人儿了。可是我对于我的父母，我是毫没有点儿怨望的心肠的！我的祖父绰号叫「金刚佛」，他很象是豪侠一类底人物，最爱拯贫济困，因此把家业凋零了。我的父亲从小便改营商业——我的父亲我看确是个很可怜的天才，可惜一生中困顿在责任底重担下面，不曾得一些儿自由发展底机会；他少年奔波家业，中年养育儿女，到了如今晚年还在替我们这些不肖的驹马们吃苦呀！我们的家业由我们父亲一手一足地恢复起来，我们兄弟姊妹八人由我们父亲一手一足地抚养鞠育，我们父亲一生底「一部艰难史」那真是罄竹难书了！我们父亲他对于旧医学还有一种不学而

能的 *Romance*，我们乡里人都崇信他，凡是他开的单方，儿几乎有「灵效如神」底能力。他并不曾打医生底招牌，他不取钱，不卖药，而且不识脉理，可是他的药方总见效，病人总要求他。我看怕是有种超觉的精神作用存在，也未可知。我想我的父亲假使迟生几十年，还同我们一样地年轻，也来研究下子近代底合理的实验医学，我父亲对于医学上的贡献，怕是不可限量的呢？至于我的母亲她简直是我的 *Augustine's Mother* 一样了！说到她一生底 *Career* 尤为可怜。她一岁底时候便丧失父母——她的父母是在贵州黄平州阵亡的。我们的外祖杜琢章公是当年黄平州底州官，因为苗人作乱，城池失守，他便殉职自尽，同时还手刃了我们母亲底一位三岁的姐姐。我们的外祖母谢氏夫人和我母亲底一位六岁的长姐，同时也跳池殉节了。我们的母亲全靠着位姓刘的奶母，背着他九死一生地逃出虎口。她们俩在贵州云南各地飘流了多年，一直等到我母亲满了五岁底时候，才得回了四川。我们

的母亲十五岁时便于归我们家里，一直到如今永远是我們父亲底一个忠爱不渝的内助。我们父亲在外经营，我们兄弟姐妹们底家庭教育全是受我母亲之赐。我记得我才晓得谈话的时候，我母亲便教我口诵唐诗，有首

落花相与恨，

到地亦无声！

淡淡长江水，

悠悠远客情。

至今我还记得——题名和作者底姓氏我倒——呀，不忙……我翻了「唐诗别裁」一看时，五言绝中才没有这首——忘记了。Lilientron 底诗底天才说是从他母亲遗传下来的。

Gorkij 也说他文学底天分是从他母亲得来。假使我也可以算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总之我细细地按照遗传学底原则把我父族母族底系统分析看时，我的遗传要素确是不能说坏，可单单在我项下生出这样一个 Varietät 底怪物来！我还怪环境不良么？我一生莫有经受过我父亲一样底困苦，我母亲一样底颠连，我所交的朋友一个个都比我上进，便是我们的国魂待我也不薄弱。我简直

是天之骄子，上帝底爱儿，Somson 底自作孽！

我昨天买了一部有岛武郎氏底「三部曲」。我最喜欢他那「Somson In Deliah」底一篇——我昨晚写至此处，我又把有岛氏底原作来细细地读了一遍。我看他这确是一篇象征剧。他……我写着再瞑目想象时，我眼前有无数比电子还纤细的粒子激荡疏回着，画出了无数底「????????」来。我想我读后的印象是否有岛氏创作时真实的心理，那倒该当得打出无数个问号的了……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 与 Reality 底冲突，他把 Somson 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eliah 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Somson 是以色列 Israel 底子孙，耶和<sup>和</sup>华<sup>和</sup>底<sup>和</sup>天<sup>和</sup>纵<sup>和</sup>者<sup>和</sup> Na-<sup>和</sup>riah，神力无双的超人。他溺爱一个游女——敌国 Philistine 产，海魔大弓 Da-<sup>和</sup>gon 底后裔——Deliah，终究为她所卖，神力荡失，受尽盲目<sup>和</sup>继<sup>和</sup>之<sup>和</sup>苦<sup>和</sup>。后来他渐渐悔悟，神力渐渐复元，他把大弓底神殿从根本推翻，肉界底虚伪底结晶。

Delilah、Philistine 底祭师，群伯，群众等等一切同归于尽。Somson 底肉体和他的侍童——“Adarakai Kokoro”也同归于尽。全剧共分三幕，第一幕揭破肉底世界虚伪底黑幕，从 Delilah 口中说出——

「十五日……只消十五日。一刻也不许延展。我在那时要把 Somson 底力底源泉阻塞，枯竭。要把那年轻牡狮一样的 Somson 弄得来比小羊还无力，使你们过目。」

Somson——超人——底「力」底源泉便是「诚」。做天纵者的条件第一是母体不用荤酒，第二是子体不剪毛发。这些只不过是表示诚意底茎蹄。十五日后的第二幕是 Sorek 谷畔「Delilah 之家」Somson 所陷入的 Dilemma。首叙 Somson 底母亲来劝导他，说出他的使命是在从 Philistine 人底苛虐当中救出 Israel 底子孙——从肉欲底堕落当中救出灵魂底生命。她临别的时候，还对着 Somson 说道：「我想你

不会辜负我一生底宏愿。我无论什么时候死，都好。我只望你真正地得享幸福。……我再不忍见你醉倒在这样强烈的葡萄酒里。我要戴着月光，独自一人回 *Norah* 去了。我要在耶和華面前独自一人替你作赎罪底祈祷，祈祷个通夜罢。 *Somson*！我望你的心肠返回本来面目，能与耶和華和解才好呀！……」

在他母亲面前的 *Somson* 只是一片灵底闪光。到他母亲去后， *Deliah* 现在了他面前时，他又成了一团肉酱。他把他母亲所投给他的「一个纯洁无垢的灵魂」 *Timath* 底少女——鞭打驱逐而去。他终把他的力底源泉泄漏了。他未经剪代的毛发——诚底命根——终究被 *Deliah* 剃削了下来。从此他便成了他敌国底囚徒，双目俱盲了。

第三幕是「大弓神殿」——是个地狱底征象。 *Somson* 底悔心已深，毛发已更生，神力已复元；他喝破道：「诚便是力了！」他在一大群魔鬼底面前将要作灵底余



兴，力底跳舞时，他母亲又来吊望他。他向着他母亲说道：

母亲！我知道了。我知道力是什么了。耶和华不弃我。我 *Somson* 成了 *Somson* 了。我感受着牡狮一样的力量，在我心中磅礴。此处是敌人底重围，不是安全的地点。母亲便能看我演艺，我也忍心不下。……

他的母亲说他 *Misuborashi*（难看），把件手制的白色绢衣替他披上。慈母底爱，把子底污秽一概洁化净化了。母亲去后，*Somson* 拿柄铁槌盲舞了一回，说道：『倦了！口渴了！』他从祭司手中接过一杯葡萄酒来，说道：

阳春已来了。去年秋天底葡萄，在黑暗地窖底当中，已酿成了酒醴了。

把酒饮完之后，他由他的侍童引到「大弓神殿」底两个大支柱——我看他这怕是「肉欲」与「虚伪」底两个征象——的脚下，他用尽神力，把那两个大支柱拔倒，*Delilah* 跑来跪在他的脚下，一切都同归于尽，超绝乎此浩劫之外的有两个东西，

一个便是 Tina 底少女——纯洁无瑕的灵魂，一个便是慈母底爱。

考昌！我这篇还长，我写到此处，我又接到你寄来的「歌德研究」译稿，我捧着读了又读，我的灵魂早已陶然沉醉了。我这信已无心写下去了。我前寄白华书中说：「乃所愿则学歌德也」，我如今且借首歌德的诗「寄语素心人」An die Guensigen 来做我的话。

Was ich irrte, was ich strebte,

Was ich litt und was ich lebte,

Sind hier Blumen nur im Strauss,

Und das Alter wie die Jugend,

Und der Fehler wie die Tugend

Nimmt sich gut in Liedern aus,

沫若。九，三，六。

白华兄：

我现在沫若的家里的楼上。

楼上有房子两间。——

我坐在前一间，

开窗子便望见博多湾。

湾前有一带远山，

湾上有五六家矮屋。

眼瞥着小鸟儿翩翩的，

飞耳听着婴孩儿呱呱的哭。

你若问这婴孩他是谁？

吓！白华啊！他是沫若兄第二回的『艺术的产物』（？）或者是，第二回『罪恶的产生』。

田汉。

白华：

昨天同沫若去游了太宰府，看了梅花，照了相，唱了歌，由二日市步行而去，步行而归，兴致很高的。相片送来了的时候，送一张给你。

今日下午预备搭四点十九分的汽车回东京去，因为东京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郑伯奇兄安排到东京去，我是来接他的。你现在又做了些什么文章。时事新报请为我们的通信社代订一份来如何？日前寄上的 Kieblatt 还丢了两封信一并寄上。

田汉。九，三，二十三日。

沫若兄：

光海诗意境艺术皆佳，又见进步了。浮士德诗译我携到松社花园绿茵上仰卧细读，消我数日来海市中万斛俗尘，顿觉寄身另一庄严世界。今日公诸学灯，使许多青年同领此境，也不枉你这番心血了。寿昌大概已快来了么？我遥想你俩人在海滨沙上娓娓清谈，说到人生艺术神秘境界时，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不得一来窃闻余款，聊窥诗人的秘密，作我艺术理论底研究了。但我还盼望你们将谈话中偶然讨论所得的神奇思想，笔录寄我，使我仍得一享其糟粕，已万幸了。

时珍润珣将于四月一日同赴德国留学，我拟在两年内作各方面预备，然后去欧洲作一番欧洲文化底研究，但不知此愿能达否耳。

现在接着一封写给你的信，托我转寄，你看了不要负他的希望。

白华。

白华兄：

你十二日惠书我早奉到了。十五日傍晚我又得了一个豚儿，我不知道我还是哭的好，还是笑的好。古罗马时代最下阶级的市民 *Proletarian* 除了产育儿女之外，莫有资财以奉仕国家：我看我倒真正是个 *Proletarian* 了！寿昌兄说：「照 *Mal-lus* 底人口论讲来，你要算是粗制滥造了。」我想到「多男子则多惧……非所以养德」底话上来，我也只好使我泪湖里面的水灌向鼻孔里面流去。寿昌是十九日来的。家里莫人手，我便时常叫寿昌来同我一齐炊爨。我们吃的菜，只是些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十九日午前，我正在厨下烧火煮水，手里拿着一本 *Synops* 英译的 *Verhaeren* 底诗剧在读。门外有人扣门声。开门看时，一个不曾面识的清癯的少年，穿件艾灰色的外套，左手携着一个小巧的青帆布提包，右手脱着帽，说道：

——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

——哦，田君！你来了！你怎么不先同我打个电来呀？

——怎么？我是在京都打了个电来的呀！

——我却不曾接到。

——这真奇怪啦！怎么会交到呢？

——对不着作得狠。你怕辛苦了，我们上楼去坐罢。

这便是我同寿昌兄最初面对面时所说的话。我的安娜产后刚满三日，听了寿昌兄来，也就起了床。我仍然在楼下烧火煮饭。看了看火又跑上楼谈天，谈了谈天又跑下楼去看火。我烧了两片牛肉在楼下，竟烧得个「巫焦巴糞。」我款待寿昌的午餐，便是这两片焦牛肉——别致的香菜呀！

孔仲尼见温伯雪子，见之而不言，曰「目击而道存，不可以容声。」又Engel-  
son 见 Carlyle 时，彼此不发一言而两心相印。这两段佳话，对于我谩学油木的

人，最是些藏拙的利器。寿昌兄一上楼，便滔滔警教，利如悬河。我只倾耳敬听，几无插口之余地。可惜我耳既不聪，脑又健忘，加以寿昌兄的语音我未听惯，有许多不能听取的地方；能听取的言语早又忘却了十之八九了。我的脑精真坏！真莫中用！我只记得寿昌说：他将来要做一个 Dramatist，要做一个 Critic。他不久要介绍 Maeterlinck，要翻译他的「青鸟」，不久又要介绍英国底 Oscar Wilde——说着从提包当中取出一本英译的海涅诗集来，要叫我同他一齐介绍海涅。他说的话我句句都赞成并且很期望他，可是我自家的志愿还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我看我自己似乎莫有什么批评的能力。他又说：他在京都的时候，访问过厨川白村博士，很得了些有益的教训。厨川氏说：「凡是创作家只消尽力地去创作，别管评论家底是非毁誉。」寿昌狠感佩他这句话。

午饭过后，我携着阿和随寿昌出游。至海岸，寿昌说：



——这便是博多湾么？你抱你和儿海浴的便在这儿么？

我对寿昌说：

——这个博多湾对于我们还有个很可纪念的事实。四百三十九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全军十万余人，四千只楼船一夜淹没了的便在这儿。这段史事是我初到福冈时，就在这海岸上听得来的。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教习，手舞足蹈，指天划地的在这沙岸上讲演。我近身听时，我真多谢他：他同时也呼起我无限的敌忾。去此不远有个东公园。公园中有两尊铜像：一尊是征倭当时日本底上皇龟山，一尊是『日莲和尚』；都是与当时战事有关系的。此外还有座元寇纪念馆，有座元寇史画馆。我都进去看过来。元寇纪念馆，颇有些弓箭枪矛兜甲鞍辔等遗物，我看的时候，我只连想起杜牧之底『赤壁』一诗。

我们沿海岸而行，穿入医科大学。由后门直通至前门。横渡街道，入东公园。

园中遍是松林。林中耸然矗立的便是龟山铜像。寿昌说：那铜像的样儿颇象穿着郊祀大礼服的洪宪皇帝，矮而蹒跚。登上像台，周遭一望只是个青翠的松海。北面与龟山并列，秃头而弓背者为日莲铜像。两尊铜像一大一小，只可惜东风不与元军便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寿昌说：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照日本文读时，两种读法都可。我只说了一句话：便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

寿昌此次来，适逢安娜正在月中，不能陪他耍个尽兴，真是抱歉事了。二十日，寿昌起颇迟。早饭后我又要烧火煮水替婴儿洗澡。寿昌在楼上整理了半日的信稿。少年中国（诗学号）日前奉到了。寿昌非常欢喜，因为他动身的时候，还不曾接到手。他翻来覆去的校勘他那篇长作，不知反复了多少遍。我看他的心理状态真是 *Unschuldig*。精神底产育与肉体底产育同是一样的可爱。文字便是著作家之爱

儿。

午后我们读了读「浮士德」的前部。寿昌喜欢从 *Strasse* 至 *Marthens Garten* 诸幕，我喜欢的是自 *Am Brunnen* 以后。我看我们俩人嗜好不同，也是我们俩人境遇不同的地方。我读 *Zwinger* 一节，我莫有不流眼泪的时候。我日前有首诗是：

泪之祈祷

*Wer fuchlet,*

*Wie wachlet*

*Der Schmerz mir im Gebein?*

*Goethe*

狱中的葛泪卿 (*Gretchen*) -

三 叶 集

111H

狱中的玛尔瓜泪达 (Margarete) 一

要 you 才知道我心中的凄怆，

你要才知道我心中的悔痛。

你从前流过的眼泪儿……

流到我眼里来了。

流罢！……流罢！……

温泉一样的眼泪呀！……

你快如庐山底瀑布一样倾泻着罢！

你快如黄河扬子江一样奔流着罢！

你快如洪水一样，海洋一样，泛滥着罢！

泪呀！……泪呀！……

玛璠一样的……红葡萄酒一样的……泪呀！

你快把我有生以来的污秽洗净了罢！……

你快把我心坎中贯穿着的利剑荡去了罢！……

你快把我全身中焚烧着的烈火浇熄了罢！……

泪呀！……泪呀！……

你请把我溺死了罢！……溺死了罢！

•  
•  
•  
狱中的葛泪卿！

狱中的玛尔瓜泪达！

你从前流过的眼泪儿，唉！

流到我眼中来了。……

我……我……我也想到狱中去！

法律上的制裁不算什么，社会上的制裁也不算什么，最苦痛的是良心上的制裁。葛泪卿忠于她的良心，能弑其母沉死其子而终不能逃狱。 Ist sie gerichtet

Ist sie gerichtet

晚上出游松原中，谈吐多不能记忆，最后说到须磨子上来。我说她的人生是艺术化了的。抵家时寿昌口中讴吟道：「彼此感情一致时。」

廿一日天晴——连日来天气都好，正好畅游，而我终病不能。午前同读海涅诗。

他喜欢 An dem stillen Meeresstrande 一首，我把我两年前的旧译写在下面：

海滨悄静， An dem stillen Meeresstrande

夜色深沉。 Ist die Nacht heraufgezogen,

月自云中破绽，      Und der Mond bricht aus den Wolken,  
海向明月谈心。      Und es fluestert aus den Wogen.

•      •      •

“Jener Mensch dort, ist er narrisch,  
Oder ist er gar verliebet?  
Denn er schaut so trueb und heiter,  
Heiter und zugleich betruebet”

「那儿的那位先生，

是痴呆？还是硬在钟情？

他怎么那样地伤心，又那样地高兴？

分明是在高兴，同时又在伤心。」

Doch der Mond, der lacht herunter,

Und mit leiser Stimme spricht er:

«Jener ist verliebt und narriſch,

Und noch obendrein ein Dichter.»

明月儿笑脸盈盈，

发出着嘹亮的声音：

「他也是个痴呆，他也是在钟情，

而且况且呀——他还是个诗人」

他这一首我自然喜欢的，可我尤喜欢的是「归乡集」中的第十六首：

Das Meer erglänzte weit hinaus

Im letzten Abendſcheine,



Wir sassen am einsamen Fischerhaus,

Wir sassen stumm und alleine.

洋之水

缥缈映斜阳，

阿侬双坐打渔房，

情默默，意凄凉。

Der Nebel stieg, das Wasser schwoll,

Die Moewe flog hin und wieder,

Aus deinen Augen liebevoll

fielen die Traenen nieder.

暮鴉升，海潮漲，

白鷗飛渡來而往，

自卿雙愛眼

玉泪滴千行。

Ich sah sie fallen auf dein Hand,

Und bin aufs Knie gesunken,

Ich hab' von deiner weissen Hand

Die Traenen fortgetrunken,

千行玉泪滴卿掌，

而我跪在膝之上，

自卿白玉掌

饮泪入肝肠。

Seit jener Stunde verzehrt sich mein Leib,

Die Seele stirbt vor Sehnen; —

Mich hat das ungluecksel'ge Weib

Vergiftet mit ihren Traenen.

自从那时消瘦起，

灵魂已为钟情死；——

不幸的夫人呀！

将泪来毒死我矣。（五年前旧译）

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寿昌想同我介绍海涅，我怕海涅诗入我国，易招误解，会有人说他是海淫之品。其实我看海涅之贞于情那断不是我国

底一些「挥弦送鸿」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语的呢！不怕海<sub>湿</sub>便是害了 *Venercal*  
*disease*而死的。

——哦，海洋生活！快畅！

寿昌望着晴海这么地叫了几声，我看他颇有血跳腕鸣之概。我同他坐在海滨沙原中，和儿也坐在我们的旁边。太阳已偏西，正映着平如明镜的海波上，光辉灿烂。

寿昌说：『我要造一新字。近来女性的第三人称用「她」字而男性仍缘用「他」，觉得太平平等。男的便是人，女的便不是人了么？所以我想把「他」字底人旁，改成「力」，从男省。我说了便会用出来呢！』

我说：『其实则又何必。男女平权也不必在这些枝节之枝节上讲求。文字只求

醒整敷用，「她」字底诞生也正符合这个意思。照你那样地「吹求」起来，那么「也」字旁边也应该改成「了」字了。」

以上是我们廿一日午后在海上的谈话。我们是要赴浴去的，因为澡堂还莫有开堂；我们顺便便走到海岸上来坐了下子。

——去罢，怕已开堂了。

路旁有一堆 Klechatt (三叶草?) 底嫩草，好像是 Emerald 一般。寿昌脱了木履，便跳入草堆中，赤足。我说：你这是 *Joseph* 底表现了！你爱他，何苦要蹂躏他呢？

廿二日。雨。寿昌把信稿整理好了，叫我想个名字，我联想到昨天的三叶草上来。我书案上正摆着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Das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寿昌他便做了一篇小引，想来你已经看到了。寿昌把我们的信稿与歌德底文字相提并论。我自家底心中却感受着一种僭越底感觉呀！又寿昌译的「歌德诗中之思想」，中有「莱茵府」是 *Leipzig* 之讹，你请改正了的好。那文中我所译的诗，有些太不成个东西的，如发表时，我望你改译，或窜润的好。

「维特之烦恼」一书，我狠有心译成中文，你以为如何？我对寿昌兄所说的「歌德底研究会」只不过是提议，并未从事组织。我的意思是想把歌德底杰作一翻成中文，作个彻底的介绍。这样的事业非是一人之力所能办得到的，所以想纠集些同志来分工易事。就歌德作品中各人自任几种分头从事译述，我想不消两年底功夫，全部底歌德会移植到我们中国来呢！日本学界中这样的计划最通行。例如托尔斯泰啦，陀斯妥也夫斯基啦，Oscar Wilde 啦，马克思啦，佛经啦，汉文大成啦，通是集群策群力来纂译的。我看我们想编辑丛书——我写到此处时，鸡在叫

了。我待明天再写罢——最好是采用这种方法呢。

廿日底晚上，我们在松原中的谈话，我又记起一段来了。寿昌问我「结婚之后，恋爱能保持么？」我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寿昌也说「有人说结婚是恋爱之坟墓的」。他接着又说道：他现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时，他不想结婚。我说：能永不结婚，常保 Pure love 底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这层到还容易解决。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方法。儿童公育对于儿女的感情教育上会生出个莫大之缺陷。人问世中除去了感情这样东西，不会变成 *Salazar* 底大沙漠么？我悔我见到时过晚。

我们现在正在火车当中呀！我们是要往大宰府去的。大宰府离此处还远，由博多驛车行至二日市，可十英里。由二日市至大宰府尚有二英里的光景。今日天气甚

好，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象个勇猛沉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漫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 Rhythm 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我凭着车窗望着旋回飞舞着的自然，听着车轮鞑鞑的进行调，痛快！痛快！我念着立体派诗人 Max Weber 底「The Eye Moment」(瞬间)一诗：

Cubes, cubes, cubes, cubes,

High, low, and high, and higher, higher,

Far, far out, out, out, far,

Planes, planes, planes,

Colours, lights, signs, whistles, bells, signals, colours,

Planes, planes, planes,



Eyes, eyes, window eyes, eyes, eyes,  
Nostrils, nostrils, chimney nostrils,  
Breathing, burning, puffing,  
Thrilling, puffing, breathing, puffing,  
Millions of things upon things,  
Billions of things upon things,  
this for the eye, the eye of being,  
at the edge of the Hudson,  
Flowing timeless, endless,  
on, on, on, on, on……

此诗在火车中诵着才知道他的妙味。他是时间底记录，动底律吕。

立体，立体，立体，立体，

高，低，高，更高，更高，

远，远在天际，天际，天际，近，

平面，平面，平面，

彩色，光辉，记号，汽笛声，钟声，哨声，彩色，

平面，平面，平面，

眼，眼，窗眼，眼，眼，

鼻孔，鼻孔，烟筒底鼻孔，

呼吸着在，燃烧着在，吹喷着在，

叫喊着在，吹喷着在，呼吹着在，吹喷着在，

几百万底物相相重叠，

几千万底物相相重叠。

眼中作如是观，实体底眼中作如是观，

黑达森江畔，

无穷地流泻，无疆地奋涌，

涌，涌，涌，涌……

最后一句借河流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最妙，最妙，不可译，不可译。

飞！飞！飞！飞！我正在车中做着我的立体诗时，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止了。车掌来检票，我把车票握在手中，同寿昌兄从窗眼中望出去。我还念着飞！飞！……哦哈！车票从我手中飞去了！车已发，尚缓缓前进。我迫不及思索，便也从窗眼中飞了出去。如今寿昌一人在车上，我却下车下了。我寻得我的车票时，火

车已去了多远。我飞跑前去，赶不上了。折回车驿，壁上时钟刚敲着十一下。我问  
次回的列车，要一点半刻时才有。车驿名叫奈侂隈，照这名字上想来，也象是于元  
军东征的史实在有关系的地方；因为此间一带都是当年底战场。离二日市还有五英  
里。我便放开脚步沿铁道路线步行了去。

在火车中观察自然是个近代人底脑精。在田畴中徒行，望着才青的麦苗，涓涓  
的溪流，Millet 画中的人物，我又成了个「葛天氏之民？无怀氏之民？」了。

我边行着边吟着歌德底「风光明媚的地方」。觉得我自己也好象在四林湖畔阿尔  
布斯山下步行着的一般。我真好象在光海中浮泛着的一样。大有

Afoot and light 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

Healthy, free, the world before me,

The long bre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Hence forth I ask not good-fortune — I myself am good fortune,  
Hence forth I whimper no more, postpone no more, need nothing,  
Strong and content, I travel the open road.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歉歎，再不踌躇，无所需要，

雄纠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

自惠特曼「坦道行」*Song of open road*

之概。我想永远在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到我死日为止。海涅底诗

丽而不雄。惠特曼底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足令我满足。所以讲到「无所需要」一层，我还办不到。我狠想多得歌德底「风光明媚的地方」一样的诗来痛读，令我口角流沫，声带震断。雄丽的巨制我国古文学中罕见，因为我尤为喜欢的是赞颂自然的诗，能满足我这个条件的文章，可惜我读书太少，我还不曾见到。木玄虚底「海赋」，郭景纯底「江赋」都是好题目，可惜都不是好文章。海赋中描写鲸鱼有「巨鳞插云……」等语，我不知道鲸鱼身上，怎么会生出鳞甲来！——说到鲸鱼，我还记得一段趣话：六十余年前，美舰初到日本时，日人见其喷吐烟雾，以为是鲸鱼喷水，疑其船底多击鲸鱼，故作此怪。（见前田慧云氏著「力之生活」中）然而曾几何时，日人已能自造巨舰，睥睨海上，公公然竟预入了「五丁」之迹。——韩退之底「南山诗」同 Robert Southey 底 The Cataract of Lodore 一时很相象。他们都是拚命地在刻画，可惜酣吃一阵力，终究赶不上一张照

片，终究只是些终南山和罗多尔瀑布底残碎的形骸，死了的。我近来读得 Coleridge 底「白郎山晨颂」 Morning Hymn to Mont Blanc，与歌德诗所歌咏的境地是在同一地方。诗之雄丽也可与歌德相配。诗颇长，恕我不能把他录出了。妙在苛里季咏瀑布的时候也有

Who bade the sun clothe you with rainbows?

一语。同以虹为形容。我不知道他两人是谁袭谁。两人同时，或者怕是「英雄所见」了。苛里季诗是出世的。歌德诗是入世的。苛里季在赞美上帝，歌德在赞美人生。要有出世的襟怀，方有入世的本领。

——寿昌一人在车上，不知道怎样地岑寂呀？他到二日市的时候，要晓得下车方好啦！……

我边走着，我也边这么想着。我失悔我不该跳下车来，丢寿昌一人在车上。我深恐

寿昌把二日市坐过了，所以我心中又十分焦急。我走呀，我走呀，走了有一点钟的光景，到了，走到二日市了。我从市中通过，径往车站去寻寿昌，我深恐寻不着他，走至车站附近，寿昌从一面馆中跳出，在背后呼我。啊，我真快活！我心坎中本掉下了一块巨石。寿昌说我不注意，为了五角钱，何苦要去冒那么的险，幸好跳下车去，不曾跌伤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那样地蒙昧。可是我不失悔了，我冒了一个小小的险，检了五迈尔的坦道来走。我感觉到健康的倦意。

由二日市至大宰府本有轻便铁道和摩托车。寿昌主张徒行好畅谈，我们又「徒步开怀，走上了坦坦大道」了。

——啊，今日真快活极了！我想永远过渡这样的生活！

——倘若，你看如何，假使我们坐车来时，断不会有这么的活乐，断不会



生出我们途中的一些好诗了！

——贝多芬 *Beethoven* 「月光曲」，也是从散步得来的。他在晚间散步，为翼琴之音所诱，至一颓败的小屋前，音自屋中出。贝多芬扣扉通款入。屋内无光。盲目的兄妹坐古琴侧。月自窗中射入照琴上。贝多芬索弹，而成「月光」之妙曲。归即制谱时，已强半忘去。世中所传的「月光曲」，已不是盲人屋中 *Original* 的妙弄了。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我们今天的诗，恐怕回去的时候，也不能够写出呢。

——能写多少出时，尽量去写罢。

这是我们到了大宰府后，在其附近的一个饮食店中的一段会话。我们自二日市步行至大宰府途中，光明灿烂的自然供给了我们无限的诗料，从我们的声带中，弹出许多自然的牧唱。我们沿路行着，沿路吐诗。触景生情，即兴占吐。可惜我如今

连其十之一二也不记得了。我只还记得我们在路上有一段谈话，我很得了些诗底妙诀。沿路行着，澄空中时有很湖亮的鸟声，闻声而不见影。我对寿昌说道：「这是绝妙的诗料呀！譬如说——」

鸟儿！你在什么地方叫？

你是什么鸟儿？

你的歌声怎样地中听呀！

你唱得我的灵魂怎样地陶醉呀！

把这「什么」「怎样」等字样，加些想化底力量，反正低回地发展了去，便会成一首绝妙的好诗呀！寿昌说：「这样便是实感，已经好了，不用再发展了。」我回来忙读雪莱 Shelley 底「百灵鸟曲」Ode to a sky lark. 哦哈！他简直照着我的实感底胎元细胞，发展成了一篇绝妙的抒情小曲了！他这篇诗，De Mille 批评

他，说是「透彻了美之精神，发挥尽美之神髓的作品。充满着崇高皎洁的愉悦之诗思，世中现存短篇诗无可与比者。」他人底批评如何，我且不管。我读雪莱诗，要借惠特曼两句诗来表示我的感激，对于雪莱。

You express me better than I can express myself;

You shall be more to me than my poem.

——Song of open road

雪莱诗共二十一节。我今勉强强地把他译了出来，请你看。

(一)

欢乐之灵乎？ 汝非禽羽族。

远自天之郊， 倾泻汝胸臆。

涓涓如流泉， 毫不费思索。

(一)

高飞复高飞，  
汝自地飞上。

宛如一火云，  
振翻泛寥苍。

歌唱以翱翔，  
翱翔复歌唱。

(二)

旭日犹未升，  
灿云罩东曙。

金色光辉中，  
汝已浮驰着。

宛如乐初生，  
无影复无踪。

(三)

在汝之周遭，  
夜光融嫩紫。

宛如昼时星，  
渺不衣汝影。

汝影不可见，  
吾闻浏亮声。

(五)

曦日烂银盘，  
利箭何锋锐！  
耀白澄空中，  
烈光渐消微。  
看到不分明，  
可感其在所。

(六)

遍地与寰空，  
为汝声音满。  
宛如夜皎洁，  
月自孤云泛。  
皓皓舒明波，  
天空为泛溢。

(七)

汝名吾不知，  
汝竟何所似？

袖雨落虹霓， 无汝声之媚。

汝歌何幽扬， 散洒音之雨。

(八)

宛如一诗人， 藏在智光里。

灵感自天来， 旷渺颂歌起。

欢恐意外生， 世人为悲喜。

(九)

宛如一闺秀， 藏在金屋里。

幽夜怀所欢， 肠断魂难慰。

独自抚鸣琴， 芳情漾幽阕。

(十)

又如金色萤，藏在露洞里。  
闪闪耀幽光，散点花草上。  
花草障明萤，萤身不可见。

(一一)

又如玫瑰花，藏在碧叶里。  
暖风破花心，沥沥清芬吐。  
偷香狂蜂儿，神魂已陶醉。

(一二)

草上春雨声，花梦惊醒了。  
一切欢愉歌，一切清新调。  
清新复欢愉，无汝音乐好。

(二二)

灵呀飞鸟呀， 汝其教我者；  
汝思何甘芳？ 神韵浓若是！  
爱与酒之颂， 得闻未曾有。

(二四)

合欢之情歌， 军旋之凯唱，  
与汝相比方， 徒事浮夸耳。  
情歌凯唱中， 于物有不足。

(五)

汝之欢乐调， 源泉是何物？  
何波何山野？ 天陆何形壳？



汝爱为伊何？  
忘忧究何若？

(二六)

汝歌清而锐，  
欢乐不知疲。  
烦恼之阴影，  
不能近汝心。  
谁能如汝心，  
纯爱无忧闷？

(二七)

汝于生死理，  
夙夙必思省，  
比我醉梦人，  
知之深且真。  
不然汝谐调，  
何以如流晶？

(二八)

瞻前而顾后，  
人欲不知足。

至诚之笑声，  
中有痛苦铭。  
至甘之歌词，  
是部愁思史。

(一九)

吾人纵可能，  
灭却憎骄惧，  
纵生如顽石，  
不会流眼泪，  
得如汝纯欢？  
非我所知者。

(二〇)

诗人爱汝巧，  
贵比百声律。  
读破万卷书，  
书中无此物。  
汝高扬在天，  
藐视此尘俗。

(二一)

请从汝脑中， 赐我一半乐，

使我唇齿间， 流此谐醇出，

能倾世人耳， 如我听汝曲。

诗不能译，勉强译了出来，减香减色，简直不成个东西，我要向雪莱告罪，也要向你告罪了：你读了我这不通的译品，恐怕茫不得其解，枉自费了你可宝贵的时间。你还是读原作的好。暮钟一声，发展成格雷 Gray 底哀歌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 yard。云雀一声，发展成雪莱底喜曲。我于此窥见诗之妙诀，诗之 Embiologie 了！自然与诗人一体。

大宰府是我那「登临」一诗底胎盘。我把我那诗中的境地一一替寿昌兄指点说出了。梅花已谢了强半。春水已活动着了。一切物相都象在燃烧着。叫苦的驯鸽儿今日却一只也不见，想是在光天之中翱翔着去了。除铜马之外，庙门前还有铜麒麟

麟，铜牛，铜狮左右各一。我们走至庙门左侧，寿昌抚着麒麟，我去骑着铜牛。有红梅一树俯罩着牛背，花正满开。寿昌笑说道：「沫若！我是伤麟的孔丘，你是骑牛的李耳了。」我听了忙跑狮台上说道：「我要作道德经五千言作狮子吼呢！」究竟狮台与牛身相近，终不免有些吹牛。我们游游庙中后苑，在一家茶店里享用了些茶点，我们便去登山去了。山泉儿依然流着，泥上的脚印早已渺无踪影了。路旁有株小樱树早已开放。我们初误成为了梅花。寿昌兄说：「这小樱树儿欢迎着我们，开放着替我们做花魁的呀！」我们将近山顶，望见无数白云，大理石一样的，乳玉一样的，在西边天际怒涌。我对寿昌说：「你看，那不象罗丹翁 Rodin 底雕刻么？」寿昌叫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大自然原是大艺术家了！」我们上得山顶，四下眺望了一回，同在松林中草席上休息着。我想到李太白诗「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句来，颇通禅悟。两人皆乏，倒身而睡，我竟入梦。梦中有人与我对语，只

有最后一句还记得，梦中人问我：「你已寻着了门径了么？」我突地惊醒，梦境迷离，了不可辨。寿昌正欠伸着。我问道：「你也睡熟了么？」「岂只睡熟，梦也还做过了呢！」「哦，奇怪！我也做了一个梦。你梦的是什么？」寿昌不言。松风颺颺，脑轻若空。寿昌思饮，二人就侧近茶店中索酒。有酒无肴，煮鸡卵拌盐啖之。饮酒中间谈话甚多，惜我仍不能记忆了。取别道下山，路旁有株老梅。寿昌数道：

「一，二，三，四，五……」花开可数。我说道：「这正是

「……老梅，他，还笑着开花。」

呢。」以下用「青鸟」剧中情事为谜，直对谈到山麓。彼此均醺醺然有酒意。想替 Goethe 与 Schiller 铸铜像，出庙寻写真师。问市中人，云在庙中。入庙遍寻不得。彼此相扶依，踟蹰梅花树下，不禁放歌：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的「自我」当中，

吐露着清淡的天香，

开放着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底名所？

一切的偶像在我面前毁破！

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写真师！写真师！

我们在寻你！我们在寻你！

歌德也在这儿！

席勒也在这儿！

你替他们造铸铜像的在那儿？

我的诗，你的诗，

便是我们的铜像，便是宇宙底写真师！

不用他求，

只表自己！

去！！去！！去！！

我们再去陶醉去！



我们又走到上山时饮过茶的茶店去了。店主人听说我们要照像，他忙去替我们寻了照相的来，我们免不得就照了一张。摄影时像馆主人教我们一坐一立，我们偏要并立而照，他说道：「会照来同铜像一样呢！」我们只相视而笑。相片还不曾寄来。寄来后，当与你奉上一张来呀！

归时已黄昏，返二日市途中寿昌向我说道：

——其实你很象席勒。

——何以故？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故。……不过你有种关系又象歌德。

——何种关系？

——妇女底关系！

忘了一天的我，被寿昌这一句话喝醒了转来。我心中只是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

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罢。

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我们则刚日读山，柔日读市。昨天游了一天的山，今晨（廿四）寿昌兄起来，说午后要回东京。早饭过后，忙引他到市南的西公园去游玩。园趾颇高，俯瞰博多湾。是日微有风，湾中波浪汹涌。海鸥飞扬上下。对此胜观画图。湾形如池，只有正西一峡与外海相通。湾之北西一带土股名曰海中道。海中道之西端有山突起如岛形者，名曰志贺岛。百余年前在此岛滨窟得黄金印一。印文曰「汉委奴国王」。东汉光武时，倭人曾入朝。汉封之为倭奴国王，见后汉书光武本纪。此印今犹存，今为黑田侯家之宝物。九州在日本之最南端。足为古代倭人从南洋群岛迁徙而来之明证。

福冈市中近正开着工业博览会，分第一第二两会场。第二会场在西公园附近。

出公园后先入第二会场观览。场中设备尚未停妥。场后有几个恼人的别馆，沿海而立。第一是「朝鲜馆」，其次是「台湾馆」，馆中一半是陈列所，一半茶店。茶店当中故意用了台湾底女同胞，十三四岁来往的，十多人做女仆。我见了只暗吞酸泪。寿昌说他不忍再见。最可恨的，还设了一个「满蒙馆」。满蒙便同朝鲜，台湾一样了么？怎么不更建设些「曹家馆」「段家馆」呢？把博多湾一湾的海水做成日，请福田德三一类底博士先生来，写些日本人是爱平和的国民，日本人是莫有侵略的野心的国民一类的一大文章，不怕纵写得个天花乱坠，把这些朝鲜馆奈何？台湾馆奈何？满蒙馆奈何？满蒙馆！事情虽小，我觉颇伤国体，你看可有报告公使馆，要求叫他拆毁的必要么？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要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

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是我……唉！不多说了！

我们游了第二会场之后，又去游了第一会场。天色已经晚了。寿昌是坐八点二十分钟的车回东京去的。

我今后不专做读书的工夫，我要多做做人的工夫了。我要把从前静的生活，改成功的生活。

这是留在我脑精里的寿昌兄底最后一句话。寿昌已去了六日，我此刻已在春假中了。你教我把我们所谈说的糟粕写出来，一写便写了这么一长篇。枉费了你披阅的精神，你要恕恕我呀！鸡怕快又要叫了，我要睡了。再谈。

沫若。九，三，三。

## 附录：

### 秋日谈往——回忆同郭沫若、田汉青年时期的友谊

宗白华口述

近日，有些年轻的同志来询问《三叶集》的情况，这不禁引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这本书，是郭沫若、田汉和我在青年时期的一本书信集，记录了我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也能窥见「五四」前后我国知识青年的一些精神面貌。

说起来是六十年前了，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时代。我当时参加了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在上海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从一九一九年初

到大九二〇年五月，我应当时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邀请，主编《学灯》一年多。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郭沫若。

当时，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从国外向《学灯》投寄新诗。沫若的诗大胆、奔放，充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抒情的天才，一个诗的天才，因此对他寄来的诗作很重视，尽量发表，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他的著名长诗《凤凰涅槃》等就是这时发表的。我写信给他：“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他相依为命了。”“我要把全身底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沫若在他的《自传》中也说过：“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这时他象一座作诗的工厂，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我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兴奋，赶紧给也在日本留学的好友田汉（寿昌）写信，告诉他：「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并希望田汉和沫若通信，「做诗伴」，一定可以了解沫若的「为人和诗才」。这样，我们就经常通信，互寄诗稿，成为好友。

是什么原因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在兴趣爱好方面有一些共同基础，我同沫若最早都是学医的，在这方面有共同语言；后来又都对诗歌发生了兴趣（我当时也写新诗，后来编成一本《流云》小诗集出版）。我们和当时的青年一样，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太令人窒息了，我们苦闷、探索、反抗，在信中谈人生，谈事业，谈哲学，谈诗歌和戏剧，谈婚姻和恋爱问题……互相倾诉心中的不平，追求着美好的理想，自我解剖，彼此鼓励。我们的心象火一样热烈，象水晶一样透明。一九一九年我二十二岁，沫若二十七

岁。我作为编辑，他作为作者，他投稿，我发稿，两人建立起了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以说是「神交」。田汉比我小一岁，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我俩早就认识。这一段时间我们三人书信往来频繁，后来，田汉把这一时期的来往信札整理成《三叶集》寄给我，我又作了补充和修订，交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版，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和社会的关注，书销售得很快，几次重印。

「三叶」是指一种三叶叠生的植物，我们用做三人友情的结合的象征。这个集子内容广泛，感情真挚，从中可以看到青年人裸露的靈魂和坦荡的胸襟，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特点。这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思想资料。所以田汉把这本集子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另外，在这些信中，沫若对诗歌，田汉对戏剧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的见解，这对于研究他们早期的思想和创作有一定的价值。我想，这本书对于今天的青年也有参考价值，可惜，现在很难找到，希望出版社重印一下。



一九二〇年三月，田汉利用春假从东京到福冈，同沫若第一次见面。同年五月我经巴黎赴德国留学。直到一九二五年回国，我才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郭沫若。记得当时我住在上海四马路一家旅馆里。一天，田汉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清瘦的青年来找我，那个青年十分有礼貌地连声自我介绍：「我是沫若，我是沫若。」我们高兴极了，就一起出去游玩，逛大世界，到饭店里一同吃饭。一连几天，我们在一起谈得很畅快，玩得很开心。

以后，我一直在大学教美学，随着时代的动荡，我们三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从青年时期种下的友谊的种籽，一直开放着不败的花朵。

（邹士方、赵尊党整理）

原载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北京日报》